

# 義主國帝

日幸德秋水述

## 與讀者

曹聚仁

像這麼偉大的著作，說是不能引起讀者熱烈的同情，不能鼓舞讀者的注意力，這是斷然不會的！

在二十五年前，中國學術界已有人來譯述這一類的讀物，真可使我們現在人十分慚愧！可是這書在那時思想界不會有過什麼影響，雖然它本身這麼偉大。二十五年來，這本書在一般人記憶線之外了！

這一回，我重校標點一回，再叫它和讀者相見，也不知一般人會注意到它否？這可用以致查二十五年來學術界知識之進步，測量一般人思想之進步了！假使這本書的確能和思想發生關涉，在思想界能引起一些波瀾，這一回的印行，總算是不辜負了。否則，我想將來總有一天，再有機會來和讀者相見！

「二十五年前」，讀者看了半部，以為這是十分陳舊的了！不，決不！幸

德秋水所說的話，不但依然有「時」，而且，三十年間歷史故實的證明，更覺得他的話是可寶貴的真理！他所担心的，在現在已一一成爲事實；他所期望於世人的，世人依然不曾覺醒而沉溺於惡夢中；他那時所感到的苦痛，在現在只有增加；他那時社會的不安，在現在也日甚一日；總之，他的話在現在仍是對症的良藥！

## 例言三則

一 東洋之風雲日急，爲天下之功名而發狂熱。世之所謂志士愛國者，皆豎髮裂眦，爭逐於時，而獨冷然而講理義說道德，其不以「崖山舟中講大學」相嘲者幾希！所以我知之而甘爲之者，實爲斯道百年計，忡忡不能自禁也！嗚呼！知我者其惟此篇歟！罪我者亦惟此篇歟！

一 全書之說，皆採諸歐美識者之苦言痛語；而於現時之德爾士多伊利拉重莫爾列白爾布拉伊昂爲最多。其餘有極進步之道義，抱極高潔之理想之諸氏，皆有所切憫。我不敢僭，故不題著而題曰述，以明非吾之作也。

一 是書雖眇小之冊子，見卑謙隘，不能詳盡，而頗能握其綱領，是可自信者。世間賸賸之徒，若因之而感知其多少覺醒之機，爲真理與正義得絲毫之貢獻，於願已足！

明治三十四年四月櫻花爛熳之候，秋水生識於朝報社之編輯局。



## 原序

人類之歷史者，自始至終，信仰與腕力之競爭史也。有時信仰制腕力，有時腕力制信仰；比拉多釘於其利士德十字架之時，腕力勝信仰之時也。西蘭之監督亞母波羅斯命帝王懺悔於梭德西亞斯之時，信仰勝腕力之時也。信仰制腕力。則時代光明；腕力壓信仰，則時代晦黑。

在朝之學士無人唱哲學以講調和宇宙之道，在野之詩人，無人唱平和以求安輯人民之規；而陸則十三師團之兵，劍戟燦然，以誇虎旅，海則二十六萬噸之戰艦機輪相觸，以煽鯨波；家庭紊亂，達其極點；父子相怨，兄弟相鬩，姑媳相侮；而其對外也，則自誇爲東海之櫻國，世界之君子國，帝國主義者實如斯而已矣！

友人幸德秋水君成帝國主義以示余。君自少壯，以一身而立今日之文壇，獨樹一幟，人無不知君者。君信奉基督，其憎世之所謂愛國心者最甚。君曾遊自由國，

知社會主義之真面目者。余得友如君。獨擅名譽，茲又有此獨創的著述，以紹介世之榮譽焉，何幸如之！

明治三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內村鑑三序於東京市外角筈村。

# 帝國主義目次

與讀者

曹聚仁

原序

內村鑑三

第一章 緒言

第二章 論愛國心

第三章 論軍國主義

第四章 論帝國主義

第五章 結論

# 帝國主義

日幸德秋水述

武陵趙必振譯

## 第一章 緒言

盛矣哉！所謂帝國主義之流行也，勢如燎原，不可嚮邇。世界萬邦，皆摺伏於其膝下，贊美之，崇拜之，而奉持之。不見夫英國舉朝野之信徒。德意志好戰之皇帝，盡其勢力而鼓吹之乎？俄國者，非自稱其自昔傳來之政策乎？若法也，澳也，意也，孰不熱心於此乎？彼隔瀛海之美國，近亦棄其們羅主義而轉其方針。至於日本，自日清戰役大捷以來，上下之狂熱，如火如荼，如脫韉之悍馬！昔者誇平時忠者有言曰：「平氏者殆人而非人。」今之奉持帝國主義者，殆將作政事家而非政事家，國家而非國家觀之。彼其果有何德何力何貴重而致其能流行如此也。

夫經營國家之目的，在社會永遠之進步，在人類全般之福利；彼之專圖現在頃刻之繁榮，小數階級之權勢者，其於國家主義何如也？今日之國家之政事家奉持帝國主義者，果資吾人之進步者何在乎？與無吾人之福利者何在乎？

吾人之所深信而不疑者：欲求社會之進步，其基礎必待夫『真正科學的智識』而後可；欲求人類之福利，其源泉必歸『真正文明的道德』而後可；而其理想必在『自由』與『正義』而後可；而其極致必在『博愛』與『平等』而後可。夫古今東西，順之者榮，如松柏之後凋；逆之者亡，如蒲柳之先槁。彼帝國主義之政策果有此基礎源泉乎？果有此理想極致乎？如其然也，則此主義者實社會人類之天國福音也，雖爲之執鞭，所欣慕焉。不幸而非如吾所言，則帝國主義之所以勃興流行者，非科學的智識，實迷信也；非文明的道義，實狂熱也；非自由，正義，博愛，平等，實壓制，邪曲，頑陋，爭鬪也。而是等之劣情惡德，不至於支配世界萬邦而不止，而『精神的』『物質的』皆受其傳染，其毒害之所橫流，非深可痛心者歟！嗚呼！

呼，帝國主義，汝今日流行之勢力，於我二十世紀之天地，將現寂光之淨土乎？亦墮無間之地獄乎？進步乎？腐敗乎？福利乎？災禍乎？天使乎？惡魔乎？其真相實質果如何，孰爲細心而研究之？然而現在經營我二十世紀之人士，則以爲此真焦頭爛額之急務也。身列後進，不揣不才，嗶嗶不已，誰其聽之！

## 第二章 論愛國心

### 第一節

膨脹我國民，擴張我版圖，建設大帝國，發揚我國威，光榮我國旗，是所謂帝國主義之喊聲也；彼等之愛國家之心亦深矣！英國之伐南阿，美國之占菲律賓，德國之取膠州，俄國之奪滿洲，法國之征呼亞鎖達，意國之戰馬卑亞尼亞，是近日帝國主義推行較著之現象也。帝國主義之所向者惟軍備；爲軍備之後援者，則外交伴之。其見於發展之迹者，非以『所謂愛國心』爲之經，以『所謂軍國主義』爲之緯，

以織成之政策乎？名爲愛國心，實則純爲軍國主義者，非現時列國之帝國主義通有之條件乎？吾故曰：欲斷帝國主義之是非利害，不可不先向其所謂「愛國心」所謂「軍國主義」加一番之檢竅也。然則今之所謂愛國心，若亦知愛國主義爲何物？所謂「巴多尼阿斯母」爲何物？吾人何故而擇一地而認爲我之國家？若國土者，果可愛耶？不可愛耶？

## 第二節

夫孺子墮井，匍匐往救，不問其遠與近也，不問其親與疏也，子與氏之言，不我欺矣！若真愛國心者，則救此孺子於井底之「洗木哈西」也，惻隱之念與慈善之心，油然而並茂。美哉愛國心！純乎不雜一私者也。惟其然也，果有真正高潔惻隱之心與慈善之心者，決不以一己之遠近親疏而異之；亦猶人之救孺子，決不以己子人子而異之也。故世界萬邦之仁人義士，必爲支蘭士瓦路而祈復活之勝利，必爲非律賓而祈其獨立之成功，其視英人若敵國然者，其視美人若敵國然者，所謂愛國心

者，果能如此否乎？

今之名爲愛國心，實則純爲軍國主義者。英人則必不爲支蘭士瓦路而祈勝利以損其愛國心，美人則必不爲菲律賓而祈獨立以損其愛國心，故謂彼等無愛國心則不可，然彼等究無高潔之惻隱心，慈善心；則其所謂愛國心，何其與救孺子之熱念竟不一致也？然則前之所謂愛國心者，醉乎與惻隱之心，慈善之心相背也。彼之所愛者，自家之國土限之也，自家之國人限之也；愛他國不若愛其自國，愛他人不若愛其自身也。愛浮華之名譽也，愛壟斷之利益也，其果公乎？其果私乎？

愛國心者，又與愛故鄉之心相似也。愛故鄉之心雖可貴，然其原因，實有卑不足道者：垂髫之時，騎竹馬，舞泥龍，果解故鄉某山某水之可愛乎？既而遠適異國，隻影無儔，於是懷土望鄉之念漸次而生，則以外感之激刺之也。夫東西篷飄，南船北馬，熱心壯志，幾許蹉跎；世態炎涼，人情冷煖，無不躬焉歷之；回憶慘綠少年，鬪雞走馬，昔日之愉快，時復影現於其腦質中，故邱首之慕愈切。行旅艱



難，風惡土異，停杯投箸，不能下嚥，萬人海裏，無半面交，父母妻子之愛念，不禁其發達無極矣。故彼等之愛故鄉，實由其嫌惡他鄉而起；其對故鄉非真有同情之惻隱與慈善，不過因對他鄉有憎惡也，故惟失意逆境之人，此情最甚；彼等之憎惡他鄉愈甚，故其愛戀故鄉之念亦獨切。雖然，愛戀故鄉之念，亦不獨失意逆境人也；得意順境之人亦有之。然細察其所以然，得意人之思慕故鄉，其心事更卑不足道。彼等不過欲炫其得意之事於其鄉黨之父老故舊耳，其對鄉里果有同情之惻隱與慈愛乎？不過爲其一身之私意而已！虛榮也，虛誇也，競爭心也，是私意之所專注也。古人之言曰：「富貴不歸故鄉，如衣錦夜行。」是語也，揭其祕密之隱衷，破其污穢之鄙念，已燭照而洞然矣。

今之愛戀故鄉者曰：學校必立於吾之里，鐵道必出於吾之郡，是猶可也。其甚者且曰：總務之委員必出於吾縣，總務之大臣必出於吾州。彼等一身之利益，必不出於虛榮之外，其對里鄉，果有同情之惻隱與慈愛乎？故有識之士，洞幽徹微，所

不能不仰天而太息者也！

惟其然也，故彼之愛國心，其原因動機，皆與其愛戀故鄉之心而一轍；則彼虞芮之爭，真愛國者之好標本哉！彼蠻觸之戰，真愛國者之好譬喻哉！嗚呼！噫嘻！真天下之可憐蟲哉！

吾於是乎思：昔者巖谷某揚言於國，益之親玉（？），勿笑之矣；彼於東宮大婚之紀念美術館，約千圓之附寄，卒履其約，勿笑之矣；天下之所謂愛國者及愛國心者，於巖谷某，亦五十步百步之差耳！吾請質言之：愛國心之廣告者，唯一身之利益也，虛誇也，虛榮也，若是而已矣。

### 第三節

『何須分黨派，惟知有國家。』

"Then none was for a party,

Then all were for the State."

此古之羅馬詩人之所誇揚贊美者也。何以知之？彼蓋利用黨派之智，非真知有所謂國家。彼之所謂國家者，爲敵國敵人耳，爲迷信而憎惡敵國敵人耳。

吾非無所見而云然也，當時羅馬之多數貧困農夫，養少數之富人，或從其富人赴其所謂國家之戰事。吾又見其臨戰之時，勇猛奮進，冒矢石，躬兵革，而不顧身，其忠義感天地而泣鬼神。吾又見其彼等幸而戰捷，全身歸國時，其因從軍而負之債務，積不能償，遂自身陷於奴隸之域。吾且見其當戰役之間，富者之田畝，常屬其臣屬奴僕任其耕耘灌溉，而貧者之田，全委於荒廢靡蕪，而債務由是而生，而自賈爲奴隸。嗚呼！果誰之罪歟？

彼羅馬國之所謂敵國敵人而憎惡之者，彼敵國敵人縱爲彼等之禍害，未必出於其同胞富者之上也。彼等爲其憎惡敵國敵人之故，奪其自由，奪其財產，而陷於奴隸，果孰使彼等而至於此乎？實由於其同胞之所謂愛國心而使之然者，此非彼等思想之所及也。

富者因戰而益富，因臣屬奴僕之日益加多之故也；而貧者亦因之而益貧，詰其何以故，誰曰爲國家之戰事耳。彼等爲國家之戰事而沈淪於奴隸之境，而猶追想討伐敵人過去之虛榮，以誇揚其勳業，以銘紀其功名。嗚呼，是何等之癡愚也！古羅馬之愛國心，其實如此！

於古希臘，吾又見有所謂耶羅德之奴隸者，既事於兵，又事於奴隸；而猶慮彼等身體強健之過度，彼等人口增殖之過度，爲其主者任意摧折而殺戮之；而彼等爲其主而出戰，勇敢實無比，忠義實無比，而曾不知一倒戈而恢復其天賦自主之權。悲夫！悲夫！彼等之所以然者何也？其於外國外人，卽彼等之所謂敵國敵人，以爲憎惡而討伐之，誤信爲彼等之義務也，誤信爲無上之名譽也，誤信爲無上之光榮也，而不知其爲虛誇也，而不悟其爲虛榮也。嗚呼！此等之迷信，彼等用以爲虛誇虛榮；愛國心實不過飲腐敗之神水之天理教徒也；而其毒害更有過之者。然而彼等憎惡敵人之甚，亦不足怪也。蓋人生當未開化之時，其智識去禽獸不遠，無所謂同

仁：無所謂博愛，自原始以來，愛憎之兩念如糾纏之相纏，如環鎖之相連也。不見夫禽獸之在原野者乎：爪搏牙噬，同類相殘。而一旦與夙未相見者遇，忽而畏懼震恐；由畏懼震恐，即生猜忌憎惡；由猜忌憎惡，於是而咆哮，而爭鬪，而結其相殘之同類，而抗爭其公共之敵。彼等當其抗爭公共之敵之時，其同類互相親睦之狀，怡然可掬，油然相親。若彼等之禽獸，而謂其愛國心，是耶？非耶？古代人類，蠻野之生活，非若是哉！

蠻野人類之生活，同類相結，以其自然之戰以戰其異種族，彼等之所謂愛國心也。然其灼然可見者，彼等之團體，忽結親睦之同情者，由其所遇之敵而生也；唯其對敵人有憎惡之反動，因其同病而始有相憐之心。惟其如此，則所謂愛國心者，即討伐外國人之榮譽之好戰心也。其好戰心者，即動物的天性也。而此動物的天性，即好戰的愛國心也。是非釋迦基督之所排，而文明理想之目的所不能容者歟？

哀哉！世界人民，尙能於此動物的天性之競爭場裏，送過十九世紀也；近更依

然無涯無垠以處二十世紀之新天地也！

社會之公理，從「適者生存」之法則，進化日漸發達，其統一之境域，交通之範圍，亦隨之而擴大焉。於是公共之敵，異種族異部落者，亦漸減少，彼等憎惡之目的亦失；憎惡之目的既失，其所以結合親睦之目的亦失；於是乎彼等之愛一國一社會一部落之心，變而爲愛一身一家一朋黨之心。其於種族間部落間野蠻之好戰的天性，亦變而爲個人間之爭鬪，朋黨間之軋轢，階級間之戰鬪。嗚呼！當此純潔理想高尚道德盛行之間，動物的天性，尙不能除却；而是時之世界人民，既無所敵，無所憎惡，無所戰爭，而惟競爭於無形，而名之曰愛國心，而稱之爲美譽之行，不其惑歟！

嗚呼！歐美十九世紀之文明，果文明乎？一則自由競爭之激烈，人類不勝其慘酷之禍；一則高尚正義之理想信仰亦全墮地。我文明之前途，洵可寒心！而姑息之政治家，好功名之冒險家，趁奇利之資本案，有鑑於此，於是大聲疾呼曰：「四境

之外，大敵日迫；凡我國民，非亟止其個人之爭鬪而進而為國家之結合不可。」彼等遂移其個人憎惡之心，轉而向於外敵，以自遂其私圖。苟有不應之者，即責之曰：「非愛國者也，是國賊也。」吾人而知所謂帝國主義之流行，實以若是之手段為之濫觴也。所謂國民之愛國心者，質而言之：即動物的天性之所挑撥而出者也。

#### 第四節

愛自家可，憎他人不可；愛同鄉人可，憎異鄉人不可；愛本國可，憎外人不可；為其所愛者而討其所憎者，是可謂之為愛國心乎？

然則愛國主義者，其最可憐者，非彼等迷信之咎乎？非迷信也，實好戰之心也；非好戰之心也，實為虛誇虛榮所賣也。而此主義之推行，實專制政治家欲達其野心用為爭奪之利器也。

希臘，羅馬之舊蹟，姑勿言之。而近代愛國主義之流行，較之上古中古而更甚矣。

昧昧我思之，昔森田思軒氏嘗著一文，黃海之所謂靈應者非靈說，天下洶洶，皆以國賊責彼。久米邦武氏著神道者祭天之古俗也論而教授之職以免，西園奇侯欲行其所謂世界主義的教育，其文相之地位幾殆；內村鑑三氏拒禮拜之勅語，亦免其教授之職。彼等皆以大不敬罪之，以非愛國者罪之，是明治聖代日本國民愛國心之所發現也。

國民之愛國心者，一旦忤其所好，可以箝人之口也，可以擊人之肘也，可以束縛人之思想也，可以干涉人之信仰也。歷史之論評得禁之也，聖書之講究得妨之也；科學的基礎得破碎之也，譯文明之道義則恥辱之；而是等之愛國心，可以邀榮譽博功名也。

不獨日本之愛國心爲然也。英國者近代極稱自由之國也，極稱博愛之國也，極稱平和之國也。以如此之英國而當其愛國心激越之時，而唱自由者，請願改革者，主張普通選舉者，非皆問以叛逆之罪乎？非皆責以國賊之名乎？



英國人之愛國心，其大發揚最近之事例，莫如彼等與法國戰爭之時。此戰爭當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大革命之際，自後雖經多少之斷續，延至一千八百十五年拿破侖之覆沒，其大段落始成。彼等昔日之思想與今日之思想，其相距豈遠乎？彼等之所謂愛國心者與今日之愛國主義，其流行之事情與方法，所無甚異也。

英法戰爭時，英國之人民，惟此一事耳，惟此一語耳，其原因如何勿問也，其結果如何勿議也，其利害如何勿計也，其是非如何勿論也。苟有言者，必以非愛國者責之。改革之精神，抗爭之熱念，批評之宏議，一旦休止歸於無何有之鄉矣。而國內之黨爭，亦遂消滅。如彼哥魯利志其人者，當戰爭之初年，亦頗非議之。既而國民結合一致，亦遂轉其方針。又若呼阿志士一輩，以平和支持自由之大義，已久不渝；既知議會之大勢不可挽回，亦不能守其宗旨。雖或有所表見，不能抵制議場中黨派之攻訐。嗚呼！當時之英國，實舉國一致，我日本政治家策士口頭稱道而不置者也。「舉國一致」者，即羅馬詩人所謂「惟知有國家耳」，盛矣哉！然吾思之，

是時舉英國之民，其胸中果知何者爲理想乎？何者爲道義乎？何者爲同情乎？何者爲國家乎？當此之時，彼英國之民，舉國若狂，叩其宗旨所在，惟對法國之憎惡耳，惟對革命之憎惡耳，惟對拿破侖之憎惡耳。果具有一毫之革命的精神，與法人之理想有關聯之思想者，則彼等不但嫌忌之，且必競相侮辱之；不但侮辱之，且必羣起注全力而攻擊之，而非難之。於是乎如對外國之愛國主義之最高潮者，卽其對內治罪惡之最高潮也；而彼等所謂愛國之狂熱者，但於戰爭間以大發越其愛國心，至於戰後之何狀，非所計及也。

試觀戰後之英國，其對法國憎惡之狂熱，已覺稍冷；軍費之支出者，亦遂停止。大陸諸國之在戰役中者，其工業界之擾亂，仰於英國之需屢絕焉。英國之工業及農業，亦隨之而現一大衰頹之景象；而下等人民之窮乏饑餓者，遍於國中。至於此時，彼之富豪資本家，果有一絲之愛國心猶存乎？果有一絲慈悲同情之念猶存乎？果有舉國一致的結合親睦之心猶存乎？彼等坐視其同胞之窮乏困餓，展轉於溝

者，漠然淡然，非如昔日憎惡離敵之一轍乎？彼等憎惡下等之貧民，與其憎惡法國革命及拿破侖之念果有輕重乎？

至若白多路羅之事，尤堪切齒。彼等既覆拿破侖軍於烏阿德路羅之後，集合要求改革議院之多數勞働者於白多羅呼伊路德悉蹂躪而虐殺之，時人稱烏阿德路羅之戰，冷語刺之呼爲白多路羅者是也。既破敵軍於烏阿德路羅，愛國者又一轉念，復縱白多路羅而虐殺其同胞。彼之所謂愛國心者，真有愛其同胞之心否耶？所謂一致之愛國心結合之愛國心者，戰塵方息而於國家國民之利益，有過而問之者否乎？吾但見其國民碎首敵人之鋒鏑，空灑同胞之血以嘗試之耳！

當哥魯利志戰爭之始，大唱國民一致之主義，舉國騷然。至於此際所謂一致者果何在乎？憎惡之心耳。以憎惡敵國人之心，轉而爲憎惡其國人之心，動物的天性果如是也。故烏阿德路羅之心者，直白多路羅之心也。虛偽哉！愛國心之結合，果如是哉！

## 第五節

英吉利之事，姑勿論之。誰更具慧眼一察德意志之情狀乎？彼俾斯麥者，實愛國心之權威也。德意志帝國者，實愛國神垂迹之靈場也。愛國宗之靈驗，其如何赫然灼然，世有欲視其威靈者乎？試一詣此靈場也可。

我日本之貴族軍人之初學者，凡世界萬國之愛國主義帝國主義，無不隨喜渴仰而不能措，而尤注意於德意志之愛國心。彼德意志之愛國心者，古代之希臘與羅馬及近代之英國，皆無其比。果不迷信者誰乎？果不惑其虛誇虛榮者誰乎？

故俾斯麥者實歷代之人豪也。彼當未起之先，早已灼見北部日耳曼諸邦，紛紛分立，同一言語之國民，必非結合之不可；是故以帝國主意注射之，而竟能聯合諸邦以成一致；俾斯麥之大業，誠光輝千載哉！然而不可不知者：彼等奉帝國主義以結合統一諸邦之目的，必非欲保諸邦實際之利益以冀其平和，惟生於武備之必要有斷然者。在彼之早已咀嚼自由平等之義理，希望法國革命之壯觀之人士，亦幸其暫

止蠻觸之爭，而享協同平和之福利，且備外敵之侵寇，以企望日耳曼之結合統一，亦明甚矣。是可希望也，孰不可希望也？試觀實際之歷史，決無副此種之企望者也，奈何？

若日耳曼統一者，果爲北部日耳曼諸邦之利益，則彼等何不以多數之德意志人語結合奧大利乎？彼之所以不爲此者，俾士麥一輩之理想，決不在一般德意志人也，決不在諸邦共同平和之福利，惟在普魯士與彼自身之權勢與榮光耳。夫彼之徹始徹終，以好戰之心而旋其滿足之手段以求結合提攜者，是人之常性也。甲吾所親嘸，乙吾所仇敵也，愛彼者必憎此故也。彼爲外國之故，終日擾擾而無安甯，蓋欲誇揚其霸權也。俊才如俾斯麥者，是等之情態，詎不知之？故其利用此國民之動物的天性以試其手腕。質而言之：無非煽揚彼之國民之愛國心，而與敵國挑戰，藉以壓伏與己反對之義理評論，其希望則在創建其愛國宗，而因之以挑發無用之戰爭而已矣。故彼日耳曼之統一者，實由其戮力之「亞波士德路」鐵血政策之祖師，其深

謀遠計之第一著手，恣與最弱之鄰邦苦戰而大捷之；於是國民中迷信虛榮而喜獸力之徒，競附於彼之黨羽，是爲新德意志帝國之結合；是爲新德意志帝國主義之發程。其第二策，彼與其餘之鄰邦而挑戰，則此鄰邦必較前之鄰邦而強者，然彼必乘敵備之不完也。而所謂愛國心，所謂結合之精神，油然而生，而新戰場之興隆日盛，而其運動一以俾斯麥自身之國及同國國王之膨脹爲之主，而獨巧於利用妙於指揮也。

彼決非純乎正義之意味以企化日耳曼之統一者，彼亦非欲普魯士於結合之後鎔化而沒殘者，彼之所在，惟在普魯士王國爲統一之盟主，普魯士王爲統一德意志皇帝之榮光。故識者斷之曰：普魯士之統一者，國民的運動也。彼等國民以虛誇與迷信之結果之愛國心，而全爲一人之野心於功名者而利用之，不其然歟？

俾斯麥之理想，實不免中古時代未開化人之理想。而彼之陳腐野蠻之計畫竟能成功者，則以社會之多數之道德的心理的，尙未脫出中古時代之境遇也。故多數國

民之道德，猶中古之道德也；彼等之心性，尙未開化之心性也；唯彼等自欺而欺人，不過僅借近世科學之外相以自掩蔽耳。故彼起無用之師者，已二次矣，幸能成功。而其第三次之起師，孜孜養銳，耽耽以待其機，其機既至，則彼再乘他強國之不備而猛擊之。嗚呼！普法之大戰爭，尤爲危道之尤危者，兇器之尤兇者，而彼俾斯麥竟幸而成大功。

普法戰爭之捷後，北日耳曼諸邦皆拜跪於普魯士之足下；其餘諸邦遂奉祝普魯士國王而爲德意志之皇帝；此其結果，孰非爲普魯士之國王乎？故彼俾斯麥之眼中，豈知有同盟國民之福利哉！

故自吾而斷之，德意志之結合，非由正義之好意同情也。德意志之國民，積屍踰山，流血成海，如鷲鳥，如猛獸，以成其統一之業者，果何由也？由其煽揚彼國民對敵國之憎惡心，由其醉於戰勝之虛榮。世之大人君子，能無痛心疾首乎？而彼等國民之多數輒舉此以自誇，以爲我德意志國民享上天之寵靈，世界各國，孰有能

企及之者？世界各國民之多數，亦從而驚歎曰：「偉矣哉！爲國者宜如是而後可也。」日本之大勳位侯爵亦隨喜曰：我亦東洋之俾斯麥公也。於是變其自來英國之立憲政治之有世界之光榮者，忽焉而移爲普魯士軍隊之劍梢，悲夫！

國民之醉於國威國光之虛榮，亦猶夫己氏之醉於俾斯麥也。彼既醉心於此，耳爲之熱，目爲之眩，意氣蓬勃，直往無前，積屍踰山，不見其慘也，流血成海，不知其穢也，而徒昂昂然自鳴其得意也。國民之欲以優武力長戰鬪而弋聲名者，亦如柔術家與力士，唯欲殪其敵手耳，技止此也。若非吾之敵手者，果有何利益乎？果有何名譽乎？德意志國民之所以自誇者，惟敗敵國耳；若非敵國，果有何利益乎？果有何名譽乎？柔術家與力士之醉於呼蘭德，不過欲誇其技能力量耳；至於彼等之才智學識德行，誰復尊而敬之乎？國民之醉戰爭之虛榮者，不過欲誇其名譽與功績耳，至於彼等之政治經濟教育，凡文明的之福利，誰復研究之乎？不尊崇德意志之哲學，不尊崇德意志之文學，而獨尊崇德意志之所謂愛國心，吾不能從而贊美之。



也。

彼俾斯麥輔佐之皇帝，與彼俾斯麥之一身，皆將爲過去之人矣。然彼之鐵血主義猶印於其皇帝之腦質中，愛國的呼蘭德猶醉於其皇帝之腦筋內，而彼皇帝之好戰爭，好虛名，好壓制，不讓於拿破侖一世，不讓於拿破侖三世。而彼龐然大國民者，猶詡詡然誇其以血輪之結合，統一之美名，而甘爲此少年壓制家所驅使也。而所謂愛國心者，依然猶甚熾也；然而豈永遠之現象哉？

愛國心之弊毒，既已達其極點；則馬克曰士之暴虐，亦達其極點之時，則反動之力，突然而起；吾恐其強敵，將有捲土而來之勢矣。然吾之所謂強敵者，非迷信的，實義理的也；非中古的，實近世的也；非狂熱的，實組織的也；而其目的，則在盡破壞其愛國宗及愛國的所爲之事業而後已。是卽近世名爲社會主義云。

古代之野蠻的與狂顛的之愛國主義，將爲近代高遠之文明道義與理想所壓伏。今日而後，猶欲如俾斯麥之時，不可再得矣。道義理想之制勝，卽在現世紀之中

業，可決而待也。故德意志之社會主義，隆然而勃興，將與愛國主義而爲激烈之抵抗；則彼惑於戰勝之虛榮與憎惡敵國之愛國心，不復能煽誘其國民，斷可知也。

嗚呼！以極奮理之國民，具各政治的理想，而演極非奮理的事態，此俾斯麥之大罪也。若無俾斯麥，豈獨德意志，凡宗德意志之歐洲列國，其文學，美術，哲學，道德，其進步何如，其高尚何如，何至而爲猖獗相噬豺狼之態，尙存於二十世紀之今日也！

## 第六節

日本之皇帝與德意志之年少皇帝，本大異者也。不好爭戰而重和平，不好壓制而重自由，不爲一國而喜野蠻之虛榮，爲世界而希文明之福利，決不知今之所謂愛國主義者卽野蠻之帝國主義也。何以我日本之國民知所謂愛國者，寥寥如晨星也！吾鑒夫古今東西之愛國主義，唯以增惡敵人爲目的而討伐之，是卽愛國心之所發揚也，吾所不敢贊美者也。則日本人民之愛國心，亦不能不排斥之也。故後藤伯

者曾一試煬揚日本國民之愛國心，以「國家當存亡危急之秋」大聲而疾呼之，天下愛國之士，翕然而趨，如風偃草。而後藤伯突然而忽曳裾廊廟，當時所謂大同團結者，倏然如春夢之無痕也。當時日本人之所謂愛國心，其實爲「愛伯心」，是耶？非耶？否則非愛後藤伯也，憎藩閥政府也。彼等之愛國心，直憎惡之心也。同舟遇風，雖吳越如兄弟，此兄弟者，豈值一贊歎者乎！

日本人之愛國心者，至中日之戰，其發越至湧，振古所未曾有。彼等之憎惡中國人，侮蔑嫉視之狀，非言語所能形容。自白髮之翁媪至三尺之嬰孩，咸有殲殺中國四億生靈而後甘心之慨。靜言思之，甯非類狂？如餓虎然，如野獸然，甯不悲哉！彼等果希日本之國家及國民全體之利益幸福，真箇抱同情相憐之念而然乎？否則惟多殺敵人之爲快，多奪敵財之爲快，多割敵地之爲快，以我國獸力之卓越誇於世界乎？

我皇上出師之初，洵古人所謂荆舒是膺戎狄是懲也，眞爲世界之平和也，爲人

道也，爲正義也；豈知與彼等等煽起愛國心之本質，殊相對也，憎惡而已矣，蔑侮而已矣，虛誇而已矣。至於東征之效果如何，與全般國民有形無形之利，未嘗一毫計及也。故於是役之結果，一面收恤兵部之重資於富豪，一面則兵士混砂礫而販鏹詰，一面促軍人之死期，一面索商人之賄賂，以是而名爲愛國心，誠的怪也！野獸的殺伐之天性，其狂熱至極之時，必有貫盈之罪惡，亦必至之勢也，是豈皇上出師之初心哉？

日本之軍人，富於尊王忠義之性，誠可掬也！然彼等尊王忠義之性，於文明之進步，福利之增加，究有幾何之貢獻？是亦一問題也。

義和團之亂，自大沽至天津道路險惡，軍行甚艱，一兵卒泣曰：「爲我皇上而經此萬苦，曾不如死！」聞者墮淚，我亦爲之墮淚！

（譯者譯至前節我皇上等語，竊怪日本人之奴隸性質，何其重也！既而譯至此節，乃恍然曰：「著者之意深哉！」）

嗚呼！彼兵士之言，誠可泣哉！爲我皇上之言，爲正義乎？爲人道乎？爲同胞國民乎？言者不足深責，彼生平其於家庭學校兵營，彼一身惟奉皇上之教訓命令，不知其他。斯巴路德之奴隸，不知自由，不知權利，不知幸福，爲真主驅使鞭撻而赴戰死，戰而不死，卽爲其主所殺戮，自誇以爲爲國家也。吾讀史而常爲彼等泣，今本此心亦爲我兵士泣！

然而今日非斯巴路德之時代也，我皇上既重自由平和人道，豈其臣子猶希夫耶羅德乎？吾不信之。我兵士爲皇上之言，不進而爲爲人道爲正義之言以冀皇上之嘉納，合於尊王忠義之目的耶？

爲救其父母兄弟之困厄，或爲盜賊，或爲娼妓老，身危名污，延累其父母兄弟之家門，於中古以前，是所贊美也；然而以文明之道德律之，惟悲其心事而憫其愚，決不恕其非行也。忠義之心善，爲皇上亦善，而於正義人道非彼所知也，是野蠻的愛國心也，迷信的忠義也，何異於彼孝子的盜賊娼妓哉？

吾哀夫我軍人忠義之情愛國之心未合於文明高尚之理相也，猶未脫中古以前之思想也。彼等軍人，其忠義之情愛國之心雖熾，而於同胞人類則絕無同情之感。卽以待遇新聞記者之一事而可見之：北清之役，彼等遇從軍之記者，極其冷酷。記者之食不加省，記者之宿不加省，記者之病不加省，其生命危險亦不加省曰：「是非我之所關也。」而嘲罵之叱斥之，如奴僕然，如敵人然。軍人者，爲國家之戰而設者也；彼從軍之記者，非亦我國家之一人乎？非同胞之一人乎？而愛護之念如此其薄也。彼之所謂國家者，唯皇上耳，唯軍人之自身耳，其他非所知也。我四千萬衆之國民，引領而望我軍之安危何如，翹足而待我軍之勝敗何如，從軍之記者，冒矢石，出入死生之途者，豈但在其新聞紙之加倍銷售哉？彼等實欲慰我四千萬衆之渴望，償其滿足之願也。而軍人以之爲無用，其對四千萬國民，無一點之同情，亦可知矣！

封建時代之武士，國家以爲武士之國家，政治以爲武士之政治。農工商人民，

絕不與其權利及其義務焉。今之軍人者，亦以國家爲皇上及軍人之國家也，彼等雖曰愛國家，其目中絕無軍人以外之國民。故知愛國心之發揚者，其對敵人既加憎惡，其對同胞亦決非稍加愛情者也。絞國民之膏血以擴張軍備，散生產的資本以消磨於不生產的，激成物價之騰昂，而來輸入之超過，曰爲國家也；愛國心發揚之結果，真無賴之母哉！絕無數敵人之生命，破無數敵人之財利，而政府之歲計，亦因之而二倍三倍焉，曰爲國家也；愛國心發揚之結果，真無賴之母哉！

## 第七節

吾以上所述，所謂「巴多尼阿士母」即愛國主義者。而愛國心果爲何物，則亦略爲解釋之。質而言之曰：「彼野獸的天性也，迷信也，狂熱也，虛誇也，好戰之心也，如此而已矣。」

然而所以然者，是亦人間自然之性情所不得已者也，而欲防遏自然發生諸種之

毒弊，非賴人類之進步不可。不見夫水乎；洋洋浩浩，天然流動之物也；停滯而不動，腐敗隨之矣，是自然也；流動之，疏通之所以防其腐敗也，而可咎其忤自然之性乎？人之衰老罹疾病，亦自然也；投之藥以救之，而可咎其忤自然之性乎？禽獸也，魚介也，草木也，其生委諸自然也，其死委諸自然也；若進化若退步，無不委諸自然也；若人而隨自然，以爲能事已畢，直禽獸魚介草木而已矣！而可謂之爲人乎哉？所貴乎人者，能奮然而矯正自然之弊害，而進步也；故能壓制自然情慾之人民，則必爲道德的進步之人民；能加人工於天然物之人民，則必爲物質的進步之人民。享文明之福利者，萬不能盲從夫自然者也！故知去迷信而就智議，去狂熱而就義理，去虛誇而就真實，去好戰之念而就博愛之心，是人類進步之大道也！

不能脫逸彼野獸的天性，而爲今之所謂愛國心所驅使之國民，其品性之污下陋劣，日甚一日，更安有稱爲高尚文明國民之一日乎？是知以政治爲愛國心之犧牲，以教育爲愛國心之犧牲，以工商業爲愛國心之犧牲者，是文明之賊也！是進步之敵



也！是世界人類之罪人也。彼等於十九世紀之中葉，不能脫出奴隸之域，而率多數之人類，而隸於謬妄無理之愛國心之名詞下，以再沈淪於奴隸之域，陷入於野獸之境，其罪上通於天矣！

自吾而斷之：欲維持文明世界之正義人道者，必制其愛國心之跋扈而後可，且必芟除淨盡而後可。果如何而後能達其目的，此不易言也。且今日此種卑污之愛國心，又發而爲軍國主義，又發而爲帝國主義，以流行於全世界。悲夫！悲夫！吾將運廣長之舌，儀秦之口，以發軍國主義之罪惡，則其戕賊世界之文明，阻害人類之幸福，昭然若揭矣！

## 第三章 論軍國主義

### 第一節

今日軍國主義勢力之盛，前古無比，殆已達其極點。列國爲擴張軍備之故，竭

盡其精力，消糜其財力者，不可計量矣。夫軍備者，爲防禦尋常之外患，與內亂而已，則亦何必如是其甚也？彼等舉一國之有形的無形的，悉爲擴張軍備之犧牲，而猶不省其原因與目的；蓋在防禦以外也，蓋在保護以外也，亦可深思矣！

夫探究擴張軍備之因由，果何在也？無非一種之狂熱心，一種之虛誇心，一種好戰的愛國心而已矣。彼好事之武人，欲弄其輜略者贊成之，彼供其武器糧食及其餘之軍需之資本家博一擢萬金之巨利者贊成之。英德諸國之擴張軍備，蓋彼等之與其力者亦大矣。然武人與資本家，所以得逞其野心者，實多數人民之虛誇的好戰的愛國心之發越，有以應其機也，甲之國民曰：我本希望平和，而乙國民有非望之進攻，奈何？乙之國民亦曰：我本希望平和，而甲國民有非望之進攻，奈何？世界各國，皆同一辭，真噴飯之極矣！各國國民，惟其如此也，亦如童男童女競誇五月人形三月雛之美之多也。彼此相競，若武裝之精銳，兵艦之臚集也。夫惟相競，非必敵國之急於來襲也，非必有外征之急要也，而躍躍焉。事似兒戲，而可懼之慘害，

皆胚胎於此舉，奈之何！

故莫魯多將軍有言曰：『希望世界之平和者，殆如夢想；然而姑以夢境當之，亦美夢也！』吾則以爲平和之幽夢，非將軍之所知，而將軍以爲絕好之美夢者，別有在也。將軍既捷於法國，獲五十億佛郎之償金，割亞爾沙斯勞林之二州；而法國之工商，卻駸駸日進於繁榮；而德意志之市場，俄而招一大困頓而挫敗，怫然赫然，憤氣四溢，是將軍美夢之結果。美夢之結果如是，非幽夢也，實迷夢也！

既而莫魯多將軍，再用武力向法國而加以一大打擊。彼能屢起衰敗而企圖之，欲以武力之捷利，以期國民之富盛者，莫魯多將軍之政治的手腕也。以若是之心術，而欲得二十世紀國民之理想崇拜之，吾恐其未能矣。然而吾人何時始出蠻人之倫理學蠻人之社會學而抵抗之？

軍國主義全盛之結果，皆在於莫魯多將軍現代之理想與模型；而小莫魯多之輩出，徧於世界，即東洋一小國，亦小莫魯多揚揚闊步之場。彼等大喇主唱軍備限制

之說，爲尼哥拉克二世皇帝陛下之夢想也，屬和平會議爲滑稽也。彼等亦常唱希望平和之說，而一面之所唱道者，軍備美事也，戰爭必要也。我不暇責其矛盾，姑以軍備與戰爭爲社會之必要，亦姑聽之。

## 第二節

近日以軍國之事稱名於世界者，莫若馬罕大佐也。彼之大著作，於英美諸國之軍國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之阿烏利志，洛陽紙價，爲之騰貴。而我國士人，亦家絃而戶誦之，觀其譯書廣告之頻繁，可想而知也，故欲論軍國主義者，先徵彼之意見，其便益之義務，可以知其梗概矣。馬罕大佐之軍備與徵兵之功德說，甚巧也。而其言曰；

「軍備者，於經濟上雖見生產之萎靡，人之生命與課稅等，皆有不利之象，若有毒害者；日日聒於吾人之耳，彼等未之詳察也。吾將陳其要而略說之：

姑就一方觀之，其利益者，不已償其弊害而有餘乎？方當長上權力衰微紀綱廢弛之時，年少之國民，學習『秩序』『服從』『尊敬』，而入兵役之學校，其軀體以組織的之發達，以備克己勇往之人格，養成軍人之要素，何用之而不可乎？令多數之少年，去其閭里街市之一團，受先輩高等之智識，結合其精神，共同其動作，對憲章法規之權力，以養其尊敬之念。如今日宗教頹壞之時，何行之而不可乎？其初也，教練以新兵之態度動作；既經教練之後，則兵士與市人相比較，其容貌體格，其優劣一望而知。故軍人的教練，於他年活潑之生計，其益亦匪淺，與大學之消費年月者，相去不可以道里計。而各國國民，互相尊敬其武力，亦可以保其平和而減戰爭之數。即偶有衝突之事，經歷已久，則舉動亦急速，而鎮定亦不難，何用之而不可乎？夫戰爭者，在百年以前，如慢性症之疾病，不若今日急性之發作也。急性的戰爭，則準備亦不容緩，即以前者之原因而為預戰之備，已屬善美之事，而所失者

必少。而當時之兵士與傭兵，無不具廣大旺盛之象也，是何也？今之國命，即兵士也，非獨爲君主之奴隸故也。」

馬罕大佐之言如是，亦誠巧矣。而自吾觀之，則其遠理之論，不難更僕而數焉：

試就馬罕之所論而剖析之，彼之言曰：「習戰鬥以養秩序尊敬服從之德，當今日權力衰頹紀綱廢弛之時爲尤急要也。」又曰：「戰爭者如疾病也，於百年前爲慢性症之疾病；今日則國民皆兵，而戰爭自減少，即偶有之，如急性的疾病也。於此健康之時，以應急性之發作之準備，則注意者之必要也。」然則馬罕大佐者，是以國民戰爭慢性病之時代，爲順序張紀綱之時代，而健康之時代者爲「紀綱廢弛」「宗教衰頹」之時代也，不亦奇或！

馬罕所謂權力衰微，紀綱廢弛者，蓋指社會主義之發生也；其言之妄，固不足論。假以現時與百年以前相比，果孰爲紀綱廢弛也？且令今日之社會主義，試欲破

壞現社會所謂秩序與權力，則紀綱廢弛宗教衰頹之結果，徵兵之制與軍人的教練，果足以防遏之乎？恐未必能見諸實事也。

美國獨立之戰，法國軍人之赴援者，而於大革命之事，反助其破壞秩序之動機，非其前轍歟？德意志軍人之侵入巴黎，固云僥倖矣；而德意志諸邦革命之思想，非因是而愈傳播歟？現時歐洲大陸之徵兵制，採用諸國之兵營者，常出於社會主義之一大學校；其對現社會也，皆養成其不平之機，非較著之現象歟？吾蓋希望社會主義的思想之興隆，而亟望其速有以養成之，決非有意排斥兵營也。而非如馬罕大佐之言，兵士之教練，僅以養其服從尊敬之美德，以對其長上也。其謬妄之旨，世之君子，自有定論矣。

吾更即現社會之軍人而觀之，西沙之軍隊，其向國家之秩序與尊敬之心，究竟幾何也？克羅母耶路之軍者，彼等雖經仗劍而鎮壓國會，國會亦爲所覆；然彼等之目的，唯知有西沙與克羅母耶路耳，安知國家之秩序與紀綱也！

人民之受軍人的教練者，其良善之目的，果僅爲戰爭之事乎？僅爲應其所謂急性疾病而治療之乎？果其如此也，彼等於百年之中，而待其治療之期，悠然長遠，將以教練始，亦以教練終，果能堪耶？否則必日日祝禱此疾之發生而後甘心也。

至謂國民皆兵，非僅爲君主之奴隸，各國民互相尊敬其武力，則戰爭亦因之減少，其謬妄尤甚。古代希臘及伊大利者，非國民皆兵者乎？非君主之奴隸乎？至於所謂慢性症之戰爭，彼傭兵之征伐弱國，純然不如徵兵之便利。然而國民皆兵之制，謂防禦於戰爭將發之先，而戰爭因之減少，則殊不然。自拿破崙之戰，已有徵兵。近代歐洲之奧法戰爭，克利美亞戰爭，奧普戰爭，普法戰爭，俄土戰爭，非皆出於徵兵制之後而極其慘酷者歟？至若近時兩相匹敵之國，其於戰爭之事，其終局之速，是固國民之軍人的教練之完全也；而戰爭之慘，毒害之極，未嘗不由於此。試就道理而反省之，其利益果何在歟？

若夫自一千八百八十年以來，兩相匹敵強國間之戰爭，亦殆絕迹，是果兩國民



互相尊敬之效乎？而其結果之恐怖，不難洞見，惟狂愚者之不悟其由來也。將來德法之戰爭，其慘酷之禍，可測而知。俄帝以一等國戰爭之結果，其破產零落之狀，可測而知！

彼等非果爲強國之相戰，以徵兵之教練，以養成其尊敬心之功果也；彼等非果欲大用其武於亞細亞阿非利加也；不過彼等虛榮之心，好戰之心，野獸的天性，依軍人的教練而後煽揚愈熾也！

### 第三節

彼等之唱軍國主義者，曰：鐵必經水火之鍛練，而後成犀利之劍；人民必經戰爭之鍛練，而後成偉大之國民。美術也，科學也，製造工業也，非戰爭之鼓鑄刺激，其高尚之發達亦少也。古來文藝興隆之時代，多屬於戰爭結果之時代：耶尼克列士之時代何如，當德之時代如何，耶利沙白斯之時代何如？昔者吾嘗主唱平和會

議，而英國之主唱軍國主義者，持此說以難之焉。然而耶尼克列士也，當德也耶利沙白斯也，其時代之人民，皆經戰爭，誠是也。然古代之歷史，殆以戰爭充填之；經戰爭者，非特此等之時代也，其餘之時代亦莫不經之也，豈彼等之文學因得戰爭之餘澤乎？豈彼等之文學因戰後而始急速興隆乎？若必牽彼等之文學與戰爭關聯而一貫，非特無徵，且未免牽強附會之甚也。

古代希臘之列邦中，好戰而長於戰者，莫如斯巴達。而彼斯巴達也，果有一技術文學哲理之傳耶？英國亨利七世及亨利八世之朝，其猛烈之戰爭，在內亂相踵之後，而文藝之發達，能證其實際乎？耶利沙白士時代之文學復興者，遠在馬路馬達戰爭以前，決知耶利克列士當德，耶利沙白斯之時代之文學，決非因此戰爭而出也。

三十年前戰爭者，德意志之文學科學，一消沈萎靡之時代也。路易十四世即位之時，法國之文學科學，方極其盛；而因彼之黷武，乃遂衰微；至其晚年，不復見

其興盛也。是法國之文學，其戰勝之時代，乃其困敗之時代，亦明甚矣。近代英國德利林沙加列之文學，與他路烏因之科學，歸於克利美亞戰爭之勝利，誰不笑之？近代俄國之多魯斯多易，多斯多哥烏士，志魯克利烏之文學，歸於克利美亞戰爭之敗北，誰不笑之？德意志之諸大家，出於普法戰爭之後，不出普法戰爭之前。美國文學之全盛，在內亂之後，不在內亂之前。我日本之文藝，亦盛於奈良平安而衰於保元平治。得北條氏之小康，乃得復興。自元弘以後南北朝復經應仁之亂部至元龜天正之間，殆將湮沒。徵五山之僧徒存一縷之命脈，此略涉國史者之所夙知也。故文藝者，盛於戰爭以後者則有之，若當戰爭之間，則文藝爲所壓伏而阻礙，必俟太平之時，稍得仰首伸眉，則決非因戰爭之所促進明矣。博而徵之，若紫式部，若赤染衛門，若清少納言果被何者之戰爭所感化乎？若山陽，若馬琴，若風來，若巢林果受何者戰爭之鼓吹乎？若鷗外，若逍遙，若露伴，若紅葉，果與戰爭有何關係乎？吾但見戰爭阻礙社會文藝之進步，未見助其發達也。中日戰爭之所發生者，僅

『膺懲清國』之軍歌，是豈足當文學之進步哉？

彼見刀槍艦廠之改造進步，加其堅牢與精銳，或似戰爭之力也；而不知是皆科學的工藝進步之結果，實非平和之賜也。假以戰爭之物爲其功果，而此等之發明改造，於國民之高尙偉大之智識道德，所補助者幾何耶？

然則軍國主義者，決非助社會之改善文明之進步明矣。戰鬥之習熟與軍人的生活者，決非增進政治的社會的之智德，又明矣。吾於此點，更得適當之左證：古來武功赫赫軍陣的英雄，其於政治家之材料文治的之成績，不禁觸發其悲憫矣！古代之豪傑，若亞列山德大若罕尼巴路，若西沙，茲三人者，豪傑中之豪傑也，三尺童子皆能道其名；而彼等但能破壞，毫無建設之力也。亞列山德大之帝國，自政治學的眼光而觀之，實可察其現象也；彼雖一時征服因志路西容，而其分崩不旋踵，是自然之理也。罕尼巴路之武略智謀，壓倒意大利者十五年，其威勢能令羅馬人不敢仰視，而加路些志之腐敗遂入膏肓而不能救矣。西沙之臨陣如鷲鳥，如餓虎；其立

政治之壇上，則如盲蛇，惟能墮落羅馬之民政，惟爲萬人之怨府。源義經以戰爭名者也；若楠正成，若眞田幸眞，亦以戰爭名者也；而誰能贊美其有政治之手腕乎？彼等以完全軍人之資質，而立於政治壇上，果足以禦北條氏九代足利氏十三代，德川氏十五代之開基乎？大小七十四戰無戰不利之項羽，不及約法三章之劉季，諸葛亮之八門遁甲不及曹操之孟德新書，所以繫社會之人心致天下之太平之道，不在擧旗斬將之力，而別有在也。

近代之武人，能奏政治的功績者，呼列德尼志與拿破崙二人是也。然而呼列德尼志者其初僧武人之生活實甚；至於戰鬥，亦極歎其痛苦，可知謂彼爲所謂軍國主義的理想之適當之代表者，其誤甚明矣。而彼之建設，猶未牢固，其死後之遺恨猶多。至若拿破崙之帝國，竟如兩國橋上之煙花，忽輝忽滅，更不足言者。華盛頓者，世界之賢者也；彼之所謂出將入相者，決不可以純然武人目之；彼之於戰事，殆迫於時運之偶然不得已者，非以兵馬自喜者也。美國於有軍人的素養者，未嘗列於上

乘之政治家，蓋其所最注意也。武人之初爲美國大統領者，非自揚多利烏爾林乎？而爭奪官職之事，非彼爲大統領之時乎？

克蘭德將軍者，近時之武人中尤尊敬之人物也。而於其大統領之成績，所輔助者幾何？彼於黨員之事實，非可觀察其人物之一罅乎？彼之忍耐，彼之正直，於戰爭能顯其技能之手腕，其應用於文事者又如何乎？吾於林耶隆之軍事，安有聞言？其所策劃者，決非諸將之所及，不待言矣，然而不能無憾也。真箇之大政治家，無不能料理軍國之事，而軍人的教練，決不能作大政治家。吾之論，非無左證也。孔子之言曰：『有文事者必有武備。』即華盛頓與林肯是也。然有武備者不必有文事，如克蘭德將軍是也。

在英國近代，功名照耀於世界而崇拜軍人之理想與軍國主義之點者，陸則烏耶路林頓，海則列路林，爲最著矣。烏耶路林頓之政治的手腕，少超於凡庸政治家之上者，而決無經營一代指導萬民之才。彼因不與鐵道之下等乘客之便利，下層人民

之遊行於國中者皆反對之。而列路林之事更不堪言；彼於海軍軍人之外，殆無絲毫價值之人物也。返顧我國，試問彼等，軍人之政治的手腕，有可贊賞者乎？擬之東洋之莫路多列路林烏耶路林頓而崇拜之者，若山縣侯若樺山伯若高島子，於明治之政治史社會史，果有何事而可特筆者乎？爲干涉選舉買收議員之作俑，陷我社會人於腐敗墮落之極點之罪惡者，非彼等實爲其張本乎？

吾非謾罵軍人軍隊者，農工商中必有智者賢者，彼軍人中亦必有智者賢者，我必躊躇而尊敬之。但若此之智者賢者，若非未經軍隊的教練與經戰爭之後之初生者，則必手銃劍，肩欲波列多胸勳章，雖有智者賢者，必不能爲智者賢者也。彼等如何能智？如何能賢？其軍人之職務，其軍人的教育之功效，與社會全般，果有何利益也？勿言習統也；殺人之統一，有何尊乎？勿言服規律也，糜財之規律，有何敬乎？勿言生勇氣也，破壞文明之勇氣，有何奇乎？否則此統一規律勇氣者，彼等出軍營之一步，茫然不見其迹也。其所贏者，惟長官從強者以凌虐弱者之惡風。

## 第四節

軍國主義與戰爭者，不但不利社會文明之進步，而其弊毒，且足以戕賊之而殘害之。

軍國主義者又曰：古代文明歷史出現之時，皆由於兵商一致之社會。彼等即舉古代埃及及古代希臘之事，以爲軍備進文明之左證，而不知其誤也。埃及既爲武力的征服軍備的生活之國，則何以竟然墮落，不能更持續其繁榮於數百年，保存其命脈於數千年乎？若夫希臘，則別當一考其價值也。

古代希臘之武事，諸邦實無同之者。斯巴達自始至終，固持軍國主義，以訓練爲生活，以戰爭爲事業，更無他矣。其於文明之事物，絕無關係也。至雅典則未如此之甚。而白利克列士則曰：吾人雖以訓練，自習勞苦；而一朝當事，吾人之勇氣，不能保其不沮喪也。吾人終日汲汲，爲應戰爭之準備，以訓練送其生涯者，不



知凡機，而所恃者終不可恃，而謂之爲大利益可乎？近世之守軍國主義，果取斯巴達之說耶？抑取雅典之說耶？無論彼等如何頑愚，決不敢棄雅典之文明之豐富，而贊斯巴達野獸的軍國主義也。而照軍國主義者之持說，則斯巴達又最合於彼等之最大理想，果何所適從歟？

軍國主義者或曰：吾人之希望斯巴達者，誠以做雅典之軍國主義而不得，則不知其結果，不若斯巴達之爲愈也。且吾思之：雖若雅典，其軍備者，與彼政治之改良，果何功乎？與其社會的品性之上進，果何功乎？彼等除煽起市民之戰爭之外，果何有利害乎？彼等從事於白羅捧列西們之戰爭者三十年，軍國主義之利益與功果，發揮已達其極點，而其結果竟反之，唯腐敗而墮落者何也？

白羅捧列西們之戰爭者，全希臘人民之道德，一掃而盡矣。其信仰已破壞，其理義已湮沒，其悽慘之狀後世猶爲酸鼻者。他西志的斯嘗述其狀曰：

「諸市府一聞騷擾之起。革命的精神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，非悉將從來

之物件，不遵破壞而巳。其計圖愈出愈暴，其復讎者亦愈出愈慘也。當時之議論，絕無與實際之事物有確實之關係者。惟彼等適當之思惟，任其變更。以暴虎憑河者爲義勇，以思慮慎密者爲性者之口實，以溫和者爲軟弱之假面，以顛狂的精力爲真箇男子之本性，身經萬事，不必求其一事之成。其狂暴者則信任之，反之者則嫌疑之；不與徒黨之隱謀著，目之以離間，以爲畏敵之怯者；則以他惡事而擠陷之；更煽動良民，誘之以陷於罪惡；能復讎者則羣起而尊之；各黨派間之一致結全者，唯其勢力相敵，各存於互不相下之間，方能壓倒彼等之餘黨，而不爲其奸策暴行所敗，而又惟他部之復讎者伺之而至。以若是之革命，適釀成希臘人一切之惡德也。至於高尚之論，爲天性之一大要素與質朴之一事，則目而笑之，幾殆絕迹。惟醜陋之爭鬪戰鬥之心，其熾如火，無一語足以調和彼等者，無一宣誓足以使彼等奉信者，其才智之卑劣，社會一致，非最慘之黑暗地獄歟！」

嗚呼！是非古代之最大文明國！其一切市民，皆經軍隊的教練者歟？贊美軍國主義者，所養成戰爭之結果，誠如是也！我日本之軍國主義，中日戰爭之後，社會人心之狀態，髣髴似之，其將日見滿足之勢矣。

不更觀夫羅馬乎，彼等奮勇戰鬪，以奪意大利諸州之自由。其結果也，其羅馬市民，所養成之品性何如也？所長育之美德何如也？其內國遂爲屠殺慘澹之場。自馬利亞巴與西路拉者出，遂變民政共和之國而爲貴族專制之國，其自主之市民，皆爲蠢爾之奴隸矣。

最聳動近時世界之耳目者，法國德列呼耶之大疑獄是也。是爲軍政足以腐敗社會人心較著之證例也。其裁判之曖昧，其處分之暴亂，其流言之奇離與龕陋，舉世之人，始訝然法國陸軍之部內，幾爲藏垢納污之所，而敗類充斥於其間。然而不足怪也，軍隊之組織者，蓋惡人所以逞其凶暴也。非與他等社會邪正之不能相容，故其藏垢納污，較他社會爲更大也。何也？彼陸軍部內者，壓制之世界也，威權之世

界也。階級之世界也，服從之世界也，道理與德義，不容入此門內者也。蓋司法權之獨立完全者，除東洋諸國之外，有如此暴橫之裁判，暴橫之宣告者，非陸軍之部內乎？非軍法之會議乎？此外未見若是之甚也。然而實普通衙法所不爲者也，普通民法刑法所不許者也。而赳赳數萬之豺獠，無一人進而爲德列呼耶鳴其冤，以促再審者，皆曰：甯殺無辜之一人，以掩蔽陸軍之醜辱。而耶美路索拉乃竟蹶然而獨起，以彼如火如荼之大文字，灑淋漓之熱血，不禁向法國四千萬之人民驀然而注之也。當是時也，若耶美路索拉噤而不言，彼法國之軍人，遂亦一辭不贊；而德列呼耶永遠無再審之期必矣。彼等之義勇，實不如市井之一文士；彼軍人的教練者，如是無一毫之價值耶！孟子曰『自反而不縮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』！不謂此等之意氣精神，惟見於耶美路索拉一文士，而不見於彼堂堂之軍人，何歟？或曰：抗長上者，乃軍人不可爲之事，且不得爲之事也。德列呼耶之事件之際，法國軍人之盲從者，未足以證彼等道心之缺乏也。果其然乎？然而更有著大之例以證之：今日轉戰於德

蘭士瓦路之其志耶列路將軍者，其於英國之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，崇敬之如鬼神。不見彼之征蘇丹乎，發掘馬志之墳墓以甘其心者，非其人歟？吳之子胥爲報父讎，而鞭平王之屍，在二千年以前，已爲識者所唾罵；况於十九世紀之末葉，文明之時代，公然在大英國國旗之下而忍爲之，舉天下之人，盡爲軍國宗之信徒，推其發掘馬志墳墓之心之理想，而委一國之政治於此殘忍之手，非可大懼者耶？近日俄國軍隊之暴虐之見於北清者，於通州之一地方，爲彼等所脅，赴水而死之婦女七百餘人。卽此一事，已足令人酸鼻而髮指。試問軍人的教練與戰爭的準備，果能養成高等之人格與道義者何在乎？彼與十三四世紀以來生於戰鬥死於戰鬥之哥沙克相比較，則人格之高，道義之盛，理也，而與實事正相反，則又如何？

若軍國主義真有扶植國民之智德，至於上進之地位之功果，則土耳其者，當在歐洲第一之高地位矣。土耳其之政治，軍國之政治也；土耳其之豫算也，軍資之豫算也；自其武力而觀之，決非弱國必矣。彼之霸權於十九世紀，雖全墮地；而拉瓦

利之戰而勝，而克利美亞之戰而勝，而呼列甫拉之戰而勝，而的沙利之戰而勝，而彼竟爲弱國者何也？而是等之戰績，果足以自誇乎？抑亦不足以自誇乎？其腐敗，其兇暴，其貧困，其無識，凡占文明的地步者，於歐洲中皆居最下之地位，非土耳其乎？其國家的運命，不絕如縷，利哥拉士一世之所謂當以病人遇之者，非彼歟？

就德意志而概言之，其國民猶不失高等之教育，其文藝與科學，燦然猶有存者，然而經鐵血主義軍國主義一掃之後，當年高遠之倫理的思想安在哉？彼國民於歐洲會爲一代道德之源泉，若康德、西魯列路、耶魯的路國耶的利易的路、呼伊易的布隆志耶尼馬克士拉沙路瓦克列路海列等之名，皆爲文明諸國所宗仰。其感化之實力，實廣大而無垠也，而今安在哉？今者吾人於藝術於科學，尙有宗德意志者，而於哲學於倫理於正義人道之大問題，誰復獨宗德意志之文學者乎？誰復渴望德意志人之教示者乎？除社會主義之理想，猶爲中流之砥柱，尙有足爲歐洲諸國之所宗仰者乎？

然而不足怪也，麟鳳不棲於枳棘，以彼俾斯麥莫魯多將軍之理想世界，而欲望國耶的西魯列路之再生，甚不易也。吾甚慨夫軍國主義者，汝惟以烏伊路耶路母比耶羅瓦路的路斯而得幾何文明之進步乎？

吾故謂軍國政治之行一日，即國民之道義之多一日腐敗也；暴力之行一日，即理論滅絕一日之意味也。德意志自俾斯麥公以後，其於歐洲頓失倫理的勢力者，自然之理也。現時之烏阿路耶路母二世皇帝，其即位後十年間，以不敬罰罪者，至數千人；而是等罪人之中，有多數係丁年未滿者，是我忠良之日本臣民之所夢想者也，猶希望是等之軍國主義乎？猶希望是等軍國政治之名譽乎？

## 第五節

軍國主義者更贊其戰爭曰：國家之歷史，戰爭之歷史也。如個人間之紛議，必依決鬪而後得最後之判定；則國際之紛議，而得最後之判定者，則戰爭之功也。坤

與存國家之區別於其間，則戰爭自不可已。而有戰爭，則軍備之必要，亦必不可已。且夫戰爭者，實吾人相較其強壯之力，堅忍之心，剛毅之性，所以發揚「真箇丈夫兒」之意氣精神也。若無軍國宗之勢力，則天下將變爲懦弱巾幗之天下，夫豈然哉？

吾今不暇斥其言個人間決鬪之是非利害，然以戰爭比決鬪，極爲不倫，可斷言者。西洋之所謂決鬪，即日本之所謂果合，其目的所在，一爲名譽，一爲面目也。其較力也，極占平等之地步，爲公明之鬪，而或一人傷，一人死，其事即止。至於他日，又無一毫之介於其心，真不失爲丈夫也。至於戰爭，則全與之相反，其目的之卑污，手段之陋劣，所必至者也。

古之所謂揚名譽爲一騎打勝負之戰爭，（一騎打猶言一敵一如劇場之戰也）猶有似於決鬪者；然而若是之戰爭，其迂闊爲世所嘲笑。若夫戰爭之技倆，唯狡獪耳，唯譎詐耳；非如決鬪者，占平等之地步，重公明之方法也。若以是而用之，宋



襄之仁，非千古之笑柄乎！然則戰爭者，惟較猾智之術耳。其發達者，猾智之發達也。不見未開化之蠻人乎，其自以爲巧計也，大抵出敵之不意，或伏兵，或夜襲，或絕其糧道，或設爲陷阱。而其猾智之不及者，其身亡，其財掠，其地奪。優者適者，以長於狡獪譎詐而獨存，於是乎用其尋常之智術者，非更無數之教習訓練而不可；而是等之教習訓練，因習之而愈精，而武器之技巧，亦相競而愈進；是古來戰爭之技術，其發達進步大體之順序也。

戰爭所發達之第一步，唯其如何而陷擠敵人，其目的無論若何之卑污，其方法無論若何之陋劣，非所問也，是豈箇人之決鬪所可同日而語乎？是豈男子之美德所稱強壯堅忍剛毅者所可互相比較乎？箇人之決鬪，其勝敗定於最後之判決；至於戰爭，則復讎之後，又有復讎者，不知演出無數之慘事也。戰爭所證者，隱謀也，詭計也，女性的行動也，狐狸的智術也，非公明正大之爭也。社會者，決不以戰爭爲必要；欲求人類之道義，非急脫出女性的狐狸的不可。今日之世界各國民，爲此卑

污穢惡之行，陷無數之年少投之於兵營之地獄中，以養成其野獸之性而已矣？

不見夫愛田舍之壯丁乎！其父母兄弟姊妹牽衣道泣，迴顧其牛馬雞犬，亦有離別可憐之色；而有情之山水，如送如迎，征夫之腸斷幾許矣！從此長辭田園，以入兵舍，日夕以聞者，長官之嚴格，叱咤之聲也；所見者，古參兵之殘忍，凌厲之色也；負巨肩重，奔走東西，忍疲耐饑，馳驅左右，如是者三年也，眞痛苦哉！日所給者，不過三錢耳，是殆乞丐之境遇也。果爲煙草之費乎？果爲郵稅之費乎？甚且不免古參兵之唐遇，非賂以酒食之資不可，非供其小使之金不可。若稍富者，猶之可也；至若貧者，則此三年之久，實餓鬼之困苦也，實牛頭馬面之呵責也。而富者尙或以曾受高等之教育而免，或以身體羸弱而免；而貧民之子，其能免此酷虐與困苦乎？果得謂之大公乎？然而彼等以爲避忌徵兵之檢查，與脫走營舍，爲自暴自棄之極，往往甯死而不避之，其心事固可尊敬而哀憐之也。夫如此者既三年矣，歸來所贏者何物乎？惟父母之衰老耳，田園之荒蕪耳，而自身之行狀亦墮落耳！果爲國

家之必要乎？果爲吾人之義務乎？

誇揚軍備之習不休，崇拜徵兵之制不止，惟見兵營中產出無數之遊民耳！惟見消糜無數之生產力耳！惟見蹉跎有爲之青年耳！惟見兵營所在之地方增多無數之壞亂風俗耳！惟見行軍沿道之良民，無故而受彼等之踐踏耳，惟見爲軍備與徵兵而使國民無一斛麥無一寸金耳！而况科學文藝與高遠之宗教道德與理想，非惟不能助之，非盡破壞之而不止也！

## 第六節

嗚呼！世界各國之政治家與國民，何事而擬無數之軍人兵器戰艦而不自甯也，盍不速脫出彼野狐相欺病犬相噬之境，以期更進入於高遠之文明道德之域乎？彼等不知戰爭之罪惡，且不知其害毒，故彼等不知趨而避之也；彼等不知平和與博愛爲正義之福利，故彼等不知希而望之也，何不斷斷乎廢其對戰爭之準備而享平和與博

愛之福利乎？彼等不希生產之廉價與饒多，不希通商貿易之繁榮隆盛；而不知以軍備消糜其莫大之資本耗損其莫大之生產力也，而不知以戰爭阻礙其通商貿易困頓之甚也；何不節省其軍備與戰爭之費用而投之工商之業乎？

不見去年俄國皇帝主唱限制軍備之會議，列國對之，決不能有一違言。英美德法俄奧白意土日清等二十餘國之全權委員，非決議明認『以限制現今世界之重累之軍備之負擔，而增進人類之有形的及無形的福利』乎？而彼等非公認『協力以維持一切平和，竭全力以幫助平和的而處理國際之紛爭，必欲國際的正義之鞏固，以爲國安民福之基礎，公平正理之原則，依國際的協商，以定立其必要』關於仲裁裁判之規定乎？何不推擴此意志與觀念決然撤去其水陸之軍備耶？

彼等之言曰：今之軍備者。卽所以確保其平和也；其然，豈其然乎？彼功名之念熾虛榮之心盛之政治家與軍人，大抵徒懼其銃礮之鏽澁，徒懼其戰艦之朽廢，必覓其機而欲於實地以試之；如醉漢之持劍，脾睨而欲試其鋒，岌岌乎殆哉！其確保

平和者，僅一轉步實爲擾亂平和耳。然在兩兩相持威力相當歐洲列國之間，則名爲勢力均衡主義，始爲確保平和者。若遇人少力弱之亞細亞與阿非利加，則又變爲帝國主義以擾亂其平和焉。不見近時之於中國與南阿乎？彼等汲汲於武裝者，僅支持消極之平和，決不能撤去軍備而享積極之平和者，何以故也？

彼等猶不能撤去其軍備，役役勞勞而擴張之，不竭盡其國力而不止者，何也？此無他，彼等之良心，爲其功名利慾所掩也，其正義道德之念，爲動物的天性與好戰心所壓也，博愛之心，爲虛誇所滅也，理義之念，爲迷信所昧也。

嗚呼！既能解簡人之武裝，國家何獨不能乎？既能禁簡人暴力之決鬪，國家何獨不能乎？二十世紀之文明者，猶未脫弱肉強食之域也，世界各國民者，猶在猛獸毒蛇之區，不能一日高枕而臥也；非恥辱之極者乎！非痛楚之極者乎，而社會先覺之士，何漫然而不加省也？

## 第四章 論帝國主義

### 第一節

野獸磨其牙，琢其爪，咆哮而肆威猛者，求其肉餌也。不能脫野獸的天性之彼等愛國者，養其武力，擴張其軍備，自陷於迷信虛榮好戰之心者，求其犧牲也。故愛國心與軍國主義之狂熱，達其極點之時，即為擴張領土之政策極其全盛之時，是固不足怪者。今之所謂帝國主義之政策之流行者，即是也。

然則所謂帝國主義者，即欲建設大帝國之意味。建設大帝國者，即欲大擴張其領屬版圖之意味。而吾所悲夫大擴張領屬版圖者，蓋以其因不正非義之意味，與腐敗墜落之意味，而遂流於零落滅亡之意味也。何以言之？吾試申而論之：

夫建設大帝國者，惟主人與住民開拓草萊荒蕪之山野而移植之，是固可嘉也。然而智術日巧，交通日便，今日渾圓之球上，何處而有無主無人之地乎？徧世界之

內，既無無主人與住民者，彼等果能不用暴力，不爲戰爭，不行譎詐，而能占取尺寸之地乎？歐洲列國之於亞細亞阿非利加，美國之於南洋，其擴張版圖之政策，非皆以軍國主義行之者乎？非皆以武力行之者乎？彼等皆爲此政策，日費千萬之金，日損數百人之命，動越期年；而不知其終局，役役勞勞，永遠自苦，非爲彼等動物的愛國心所鼓動勃勃不能禁歟！

唯思張其武威，唯思滿其私慾，侵略他人之國土，掠奪他人之資財，殺戮他人之臣民，而臣妾之，奴僕之，而揚揚曰，是建設大帝國也。然卽今其果能建設大帝國，究何異於竊取強盜之所爲耶？竊取強盜者，武士之習也，而非義不正之帝王政治家，所贊美而嚆助之者也！前世紀以前所謂英雄豪傑之事業，大抵如此。然默而察之，天決不恕此等之不正非義者也。古來彼等武力的膨脹之帝國，果能久遠保守者乎？彼等之帝王政治家，其初爲功名與利慾，若國內既能結合安甯，則必煽揚國民之獸性，以從征於外國也。戰而勝之，則必擴張其領土以建設一大帝國。而國民

則炫於燿榮，而軍人則日長其權勢，以壓制酷虐新附之領土，以重徵其貢租，奪掠其財貨也。而繼其後者，則領土之荒廢困竭不平，叛亂相乘而起，而本國之奢侈腐敗墜落隨其後焉，而其邦家又更爲其新興之帝國所征服。古來武力的帝國之興亡，其揆一也。

昔在西比阿見加魯些志之廢跡而歎曰：羅馬亦有如此之一日乎？然竟有如此之一日也。成吉思汗之帝國安在乎？拿破侖之帝國安在乎？神功之版圖安在乎？豐公之雄圖安在乎？如朝露，如晨霜，消滅而無痕矣，若謂基督教國之帝國，決不滅亡，則羅馬帝國之末年，非受基督教化者乎？若謂解放蓄奴以後之帝國，決不衰頹；西班牙大帝國之本土，非廢蓄奴之制者乎？若謂工業的帝國，決不零落，木麥人及呼羅林他因人，非工業的國民乎？

國家之繁榮，決不因竊取強盜而得之也；國民之偉大，決不因掠奪侵略而得之也；文明之進步，決不在一帝王之專制也；社會之福利，決不在一國旗之統一也。



惟在平和，惟在自由，惟在博愛，惟在平等。昧昧我思之，我國北條氏治下之人民，比忽必烈之士卒，果誰得遂其生乎？今日白耳義之人民，比俄德諸國之人民，其享太平之幸福，孰爲優劣乎？

故以工商業而建國旗者，與帝國主義而建國旗者，固相殊也。否則其國旗之零落，可立而待也。前車既覆，後車繼徇其軌，如走馬燈之迴轉，不知其所究極，吾不禁爲西比阿而歎息；又不禁爲今日歐美諸國之末路而惕惕然懼也！

## 第二節

然帝國主義者曰：古之建設大帝國之帝王政治家，爲功名利慾所驅使，是洵然矣。然今之擴張領土者，爲其人民膨脹之不得已也。古之帝國主義，爲箇人的帝國主義；今之帝國主義，爲民國的帝國主義；決不得以古之非義致惡害，而律今之世界也。

是眞然乎？今之帝國主義，果爲國民之膨脹乎？是非少數之政治家與軍人，功名心之膨脹乎？是非少數之資本家與少數之投機師，利慾之所膨脹乎？但見彼等所謂『國民膨脹』之一面而不見多數之國民，樂於戰鬥之生活者之甚激也，而不見社會上貧富之益懸隔也，而不見貧窮者饑餓者與無政府黨及諸般之罪惡者之益增加也。以彼等如是之多數國民，何逞能爲無限之膨脹也？

而彼少數之軍人政治家資本家，不惜妨害多數國民之生產，消糜其財貨，掠奪其生命，以建設其大帝國也；不惜犧牲其多數其自國國民之進步與福利，而脅嚇凌虐彼貧弱之亞細亞人阿非利加人及菲律賓人也，而名爲國民之膨脹，眞耶？妄耶？假使此多數之國民，不與聞此政策，未見其膨脹也，惟爲彼等野獸的好戰心所煽起，不一時爲愛國心之虛榮迷信狂熱之發越也，其非義與毒害，決不讓古帝王之帝國主義明矣！

英國之征德蘭士瓦路也，奪波亞人之自由之獨立，奪其大利之金礦，以統一阿

非利加於英國國旗之下，縱貫其鐵道；而少數之資本家工業者投機師之利慾，於是滿足也，而些須路羅德之野心，與志揚巴林之功名心，於是滿足也。而彼等爲此無用之目的，任其如何之驚恐而不顧，但求爲其犧牲而已矣！

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十月，自得蘭士瓦路戰爭開始以來，距吾著此書起草之時，方五百日，其間英兵之死者，已達一萬三千，負傷者倍之，因傷而支體不具，免兵役而歸者三萬人，土人之死者，不知其數也，嗚呼慘哉！不更見爲彼等財政的犧牲乎！爲其二十萬之兵士曝於二千里之外，爲其往返多數之船舶一日之費，實計二百萬圓。彼等非以十億圓之富而購兩國國民之鮮血乎？而其間之金礦，以戰事而停止採掘者，殆減二億圓金之出產，非獨兩國之不幸，其影響於世界之福利者，尙不尠也！至若土人之慘狀，尤爲可憫，彼等爲英人之囚虜，竄於新德耶列拉者六千人，流於錫蘭島者二千四百人。今者其志耶列路將軍，更送一萬二千人於印度，而兩共和國之壯丁，凋殘殆盡矣。田園荒蕪，廬宇傾頽，兵馬所經，野無青草。嗚呼！彼

等果何咎乎？果何罪乎？既如此矣，今之帝國主義者，猶得謂非非義不正乎？非橫暴毒害乎？可容於有高尙道義之國民乎？可容於二十世紀文明之天地乎？以尊自由愛平和稱於世界之英國，猶然如此，更何論於德意志矣。彼德意志者，固軍國主義之化身也；爲大擴張其海陸軍備，常以多數貴重之事物，供其犧牲，更無足怪矣。去年北清之亂，德意志皇帝復讎之語，不絕於口，派瓦路的路斯將軍，特至東亞。是年九月同國社會黨大會之決議，於德意志帝國主義之真相，喝破而無餘蘊矣。

馬易索開德意志社會黨之總會，其決議摘錄於左：

「德意志帝國政府於支那戰爭政策者，出於資本家之利益狂心，與建設大帝國之軍事的榮譽心，掠奪的情慾心而已。此政略者，以強制的領有外國之土地，抑壓其住民爲主義者也。此主義之結果，掠奪者振其獸力以逞其破壞，以強暴非義之手段，充其吞噬之慾，決其彼之受虐待者，斷不敢向掠奪者而試其反抗之力也。雖然，是等之獸力，僅足以欺壓彼之老大帝國耳！而海外

之掠奪政策及征服政策，必喚起列國之嫉視與競爭，於是海陸軍備之負擔，不至不堪而不止。國際上之葛藤，必招危險，則世界一般之混亂，不知其所稅駕矣。我社會民主黨者，與『人間與人間』互相抑壓互相滅燼之主義爲反對者也，斷乎必與掠奪政策征服政策爲反對，以保護人民之權利，而尊重自由與獨立，依近世文明之教義，與世界各國文化之關係及交通之關係而保持之，是吾黨之所希圖也。現今各國中流社會及軍事上之有勢力者，所應用之教則，皆爲對文明之大侮辱，是吾黨之所必反對也。』

何其言之公明高尚也，所謂炳乎與日月光者，非此論乎？

然則依掠奪征服以圖擴張領土歐洲諸國之帝國主義者，是對文明人道之大侮辱，不待言矣。進而再徵美國之帝國主義，其非義與不正，亦豈讓於彼耶？

美國之初，則助起耶巴之革命黨以與西班牙戰，自稱爲爲自由爲人道，以除其虐政，若真有若此之高義足以發揚公理者。若起耶巴之民，果真感恩慕德，以希爲

美國治下之民，則併之亦何不可。而美國者必百方詭計以摘發起耶巴島民煽動教唆之迹，而乘其隙焉，卒至於吞併征服菲律賓羣島而後止，是猶可恕歟？

彼美國者，果真爲起耶巴革命黨之自由而戰乎？而何束縛菲律賓人民自由之甚也！果真爲起耶巴之自主獨立而戰乎？何侵害菲律賓自主獨立之甚也！反其人民之宗旨，而以武力暴力而強壓之，羨其地之美富而爲攘奪之計，實爲光彩燦爛之文明與自由之污辱，而美國建國以來歷史上之穢史也！夫彼吞併菲律賓之富地，於美國固有多少之利益，然爲一己之利益而背文明之公理，可乎？則古之武士竊取強盜之主義，亦爲一己之利益故也；彼等將其祖先獨立之檄文，建國之憲法，孟羅之宣言，置於何地耶？姑勿論夫擴張領土，非國家生存之必要，出於不得已也。而彼等出師之初，非高唱自由與人道乎？忽變而藉口爲國家生存之必要，何其墜落之太速也！假如彼等之言，非擴張領土也，而爲美國經濟的生存危險也；然彼縱不併吞菲律賓，其所得之利益未必不如之也。果藉菲律賓而救其危險乎？果有生存一日不可

緩之勢乎？果有衰亡即在時間之問題乎？彼等之土地之人口，彼等之資本以企業的無限之勢力，而敢設此悲觀的口實，果欺人耶？抑亦自欺耶？

吾所敢決然而信者，將來美國國家生存之危險，萬一有之，其危險決不在領土之狹，而在擴張領土之究極也；不在對外勢之不張，而在社會內部之腐敗衰落也；不在市場之少，而在富厚分配之不公也；不在自由平等之滅亡，而在侵略主義帝國主義之流行跋扈也！

則試研究美國今日所以致若是之隆盛繁榮者，自由耶？壓制耶？理義耶？暴力耶？資本的勢力耶？軍備的威嚴耶？虛榮之膨脹耶？勤勉之企業耶？自主主義耶？帝國主義耶？今日彼第為一種功名利慾，為愛國的狂熱，競入邪徑而不返，吾為彼等前途之危險而大懼，吾又為自由正義人道而深悲也！

去年之秋，美國呼易阿瓦州之莫德拉多黨決議之一節，深得我心矣！其言曰：  
 「吾人之反對征服菲律賓賓者，蓋深痛夫帝國主義，即軍國主義意味也。蓋深

痛夫軍國主義，卽武斷政治意味也。蓋深痛夫武斷政治者，卽合議政治死亡之意味也，卽政治的及工業的破壞其自由之意味也，卽殺害世界之權利平等殲滅世界之民主制度之意味也。』

然則帝國主義之所極，必行如此之不正與害毒明矣。

### 第二節

英德之帝國主義者，以爲建設大帝國之必要，第一之論據，則在移民。彼等揚言曰：今日我國之人口，日益繁殖，而貧民日益加增，所以擴張版圖者，不過移住人口所不得已者也。貿貿然聞之，於理亦似尙近也。然而英德之諸國，其人口之增加，實事也。至若貧民之增加，別有因由，而可歸於人口之增加耶？欲救濟之，舍移住海外之外，遂無策耶？是殆未嘗一考也。如彼等之言，卽其論而研究之，人口多者財富乏，人口少者財富饒足，果有是事耶？是可笑之甚也！是實未知社會進步



之大法也，未知「納脫來爾塞因士」也，未知經濟之學理也。

禽獸魚介者，皆食自然之食物者也，食者益多，則食物益減，必至之理也。若夫人者，生產的動物也，有利用天然力自得其衣食與生產之智識與能力；而此智識與能力者，一年異於一年，一時代異於一時代，駸駸改良，以增加其進步者也。故自殖產的革命之行以來，世界之人口同時已增數倍，其財富亦漸增數十倍矣。故英德諸國者，非實占取世界財富之大部，而尙藉口貧民歟？

雖然，德之財富，既冠世界矣，而貧民仍日增加者，豈人口充溢之罪？蓋別有因由存乎其間也。彼等貧民增加之因由，因現時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之不良，因資本家與地主壟斷法外之利益與土地，因財富分配之失其公平。故自吾而策之，非依真正文明的道義與科學的智識，以除去此弊因不可。但如移民之策，不過一時之姑息，灌腸的治療耳！縱令全國之民，移往淨盡，而貧民仍不能絕迹於世界也。

更推而求之，彼之移民者，果爲對人口充溢與貧民增加之惟一救濟策，而彼等

果非爲擴張版圖之必要乎？非爲建設大帝國之必要乎？彼等之人民，非隸於本國國旗之下而能生活乎？則何不見諸實事，以釋吾人之疑也。

英國版圖之廣大，既以遍於『日所照處』而見稱於世界矣。自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之間，英人及愛蘭人移住海外者，約八百五十萬人，其自國而赴殖民地者不過二百萬人，其餘之五十萬人皆自北美合衆國而至者也。今據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英國移民之統計，表之於左，以備吾人之攷察焉？

北美合衆國

一九五・三二二

澳洲

一〇・八〇九

北美英領土

二二・三五七

其自自國而赴領土者，不過對六之一之比例耳。彼等移民者，不必問其必自鄉里也，不必問其必自母國之版圖也，故知彼帝國主義藉口移民爲必要者，決無理由也。

吾之痛惡移民之事者，非如司拔路他人惡其奴隸人口之增加而殺戮之也，必求進步之方法，此固毫不容疑者。蓋世界之中，擴張所得之領土，本來有限，而人口之增加仍無限也，若必移民於自國之領土，其困迫可坐而待也。

昧昧我思之：英德諸國之初向亞細亞，阿非利加無人之境，而求其領土而分割之；而所移之民遂充滿於所分割之領土；而更進而求其餘之領土，至無餘地。於是彼等諸國，非相殺相奪而不可。而武力強大之一國不得不取他國之領土而移殖之；而其所得之領土，不數年而又充滿，而後來者又復困迫零落而無策焉。帝國主義者之理論之目的如此也，甚哉其非科學的之所能實測也！

更就一面而觀之，彼法國之擴張領土也，如火如荼，求之不已。然彼之人口，決不見其增加也。其貧民則比較的，未見其多也。彼以移民為必要者，又何說也？

今日之美國，亦求擴張領土者也。非關其人口之增加以移民為必要者，明矣。美國領土之大，天富之饒，世界移民之就之者，如百川之朝宗也。而以英國之人為

占其多數，若德意志人，自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之間，移住海外者二十二萬四千人，其十九萬五千人皆自美而移者也。而瑞西和蘭斯康已拿挪諸國之移民者，亦皆如之。世界各國之移民，將欲併吞美國，而美國獨復獎勵移民者，豈真人民之膨脹歟？

伊太利糜財巨萬，殺人盈野，苦鬪不已，所得馬比西尼亞，廣漠之殖民地，其所移民，皆赴南北兩美外國國旗之下者也。

吾故斷而言之，名為帝國主義而建擴張領土之政策以移民為必要者，是大謬見也。若夫僅以移民為口實，是不徒欺人，而實自欺之甚者也，皆不足論者也。

#### 第四節

帝國主義者萬口同聲曰：欲以商務而建國旗，則擴張領土者，實為我商品求市場最急之要務也。吾不知欲益列國交通之便利，欲益列國貿易之繁榮！而英國物品

之市場必不在英國國旗之下，而必移民以求之；德國物品之市場，必不在德國國旗之下，而必移民以求之，吾真不解其理由之何在也？吾人之貿易，非強以武力暴力，則必不得行之，吾又不解其理由之何在也？黑暗時代之英雄豪傑者，爲希自國之富盛，故常侵掠他國，劫掠其財富，徵收其貢租，成吉思汗帖木兒之經濟固如此也。若帝國主義者，亦唯壓倒其餘之民族，侵奪其土地，臣僕其人民，強其買賣，以爲其經濟的主義，何異黑暗時代之經濟也？是文明時代之科學，所決不許者也！試問彼等何以爲開拓新市場之必要？曰：苦於資本之饒多，與生產之過剩也。嗚呼！是何言歐？爲彼等資本家工業家苦於生產之過剩；就其一面而觀之，而不見數千萬之下層人民號泣而訴其衣食之不足也。彼等生產之過剩，非真爲其需用也，爲多數人民購買之力不足也。多數人民乏於購買之力者，財富之分配，失其公平，而貧富之懸隔太甚矣。

歐美貧富所以懸隔太甚者，以富者之資本，由堆積於一部少數之手；而多數人

民之購買力，遂至極其衰微；實現時自由競爭制度之結果，亦由於彼等資本家工業家對其資本而爲壟斷法外之利益也。故歐美今日之經濟問題，數受其壓伏；其餘未開化人民，強其消費其商品，則非增進其自國多數人民之購買力不可；欲增進自國之購買力，非禁其資本家壟斷法外之利益，對一般勞動者，公平分配其利益不可。欲分配之公平，非改造現時之自由競爭制度之根本的而確立社會主義的制度不可。

果能如此，資本家之競爭必無可壟斷之利益矣；既無壟斷之利益，則多數之衣食分配必能公平；多數之衣食既足，則生產必無過剩之事；生產既不憂過剩，又何必假國旗之威嚴以行帖木兒的經濟乎？果能如此，則實所謂文明的也，科學的也，而亦實爲道義的也。

而歐美之政事家商工家，而計不出此，惟誇一時之虛榮，本永遠以行其壟斷之策，爲擴張海外之領土，而拋莫大之資，滔滔日下而不知其所底，而其結果空何如乎？惟見其政府之財政日益膨脹也！資本家之利權益吸收也，商工家之利益益狂急

也，分配之貧富益不公也；而領土之擴張則愈大，而貿易之總額則愈增進，而國民多數之窮則愈增加，不至於破產墜落而不止！

縱令彼等擴張領土之費用，其困竭不至於如吾前之所云，以至於破產墜落，則誠幸矣。然而如今日列國競爭之勢，所謂求新市場者，將來果存幾何之餘地乎？至無餘地之際，則必坐而待饑而後可；否則必列國互起相鬪相奪而後可。不見夫逐水草而遊牧者乎，水草既盡，則必束手待斃；否則非相殺相掠，則有不能自存之勢矣。帝國主義之經濟，夫豈遊牧經濟耶！然而彼等爲求新市場之餘地，列國相掠之兆，今已見矣。英人曰：「德意志，吾市場之敵也，非擊破之不可。」德人曰：「英吉利者，與吾競爭者也，非壓倒之不可。」而兩國戰爭之準備，惟日不足，奇哉！彼等之通商貿易，不在相互之福利，而在損他人以自利也；不在競平和之生產，而在事武力之爭奪也。

夫英國者非德意志貿易之最大顧主耶？德意志者，非落英國貿易顧主第三位以

下者耶？兩國之貿易，最近十年之間，增加既至數千萬。英國對德國之貿易額，與其在澳洲者比較雖不無遜色，而合加拿大與南阿相比，則愈乎大矣。而德國輸入英國之資本，其利用者亦甚尠少。而彼等或欲擊破之壓倒之而後快，是其貿易之大部，必起絕大之殺機而後已也。其餘列強之關係，大抵如此，若天下之商人，皆殺戮其顧主以奪其財貨，而謂爲得貨殖之訣，可笑之事，孰有甚於此乎？彼歐美諸國之欲排抑他人而圖自國之利者，何其與此相類之甚也！

吾所痛心疾首而不能已於言者，蓋嘗研究而推其極矣。今之所謂市場擴張之競爭者，亦猶軍備擴張之競爭也；關稅之戰爭者，亦猶武力之戰爭也。彼等之所以苦人者實所以自苦，彼等所以抑他人之利益者實所以自抑其利益，而使其多數之國民以陷於困迫饑餓腐敗滅亡也。吾故曰：帝國主義之經濟者，蠻人的經濟也，帖木兒的經濟也，不正也，非義也，非文明的也，非科學的也，逐政事家眼前之虛譽，而爲投機師博一時之奇利也。



退而自觀我日本之經濟，更有甚者。我日本者，亦欲藉武力而建國旗於海外者也。而我國民投幾何之資本於此國旗之下，於此市場，能製造幾何之商品，於是而果擴張一領土，則武人必益跋扈，政費必益增加，資本必益欠乏，生產必益萎靡，我日本將持帝國主義而進乎！其結果惟如此而已矣！

歐美諸國之帝國主義者，則藉口於資本之饒多，生產之過剩；而日本經濟之實則全與之相反。歐美諸國之建設大帝國者，其腐敗與零落，雖可決然，然猶或有若干年間誇其國旗之虛榮。至我日本苟或建設帝國，豈能維持一日？而多數之軍隊，擁戰艦者而大呼曰：「帝國主義！」我日本之主唱帝國主義者，其愚不可及哉！

## 第五節

英國之帝國主義者又曰：吾之講求武備者，蓋欲統一結合，以鞏固殖民地之全體耳。此說者尤彼好戰的愛國者之所喜也，而其可笑之甚，不足一道矣。

彼等英國之民所以防備不懈慄慄危懼者，非爲其領土過大歟？彼等各殖民地之人民，當其生於母國也，幾不聊生；爲得其自由，爲求其衣食，遠適異國，始爲移住之人民也。今幸而得遂其志而享繁華之幸福，何苦更隸於大帝國統一之名下，甘受此國之干涉桎梏乎？何苦更爲母國而負擔其莫大之軍資與兵役乎？何憚於離其母國而自立於歐美列國紛爭之際乎？其不利與危險，蓋莫大於是矣。

夫武力之無用與罪惡，前既言之矣。然用爲防備白國之必要，此又列國不可告人之隱慝也。故其防備之周，武威之熾，惟因其領土之廣大也，惟因建設大帝國之防範也。不見擊破夫呼伊尼市二世之西班牙大帝國者，非當時之英國而在於所謂小英國者乎？擊破路易十四世大帝國者，非當時之英國，而在於所謂小英國者乎？然則彼等武力放燦爛之光彩者，惟當時之小英國爲最著耳。故彼等之唱帝國主義者，慎其防備，而尤引爲至憂，故斷斷乎不許各殖民地之獨立也。惟其加此，彼等始得高枕而臥，而各殖民地之人民，亦減其自由之福利，而彼等然後快於心矣。

然吾細察英國之繁華膨脹者，決非因其武力也，實因其饒多之鐵練石炭之膨脹也；決非因其武力之侵奪劫掠也，實在其平和之製造工業也。而彼等偶一誤其目的，而逞其野獸的人性，以逐古代帝國主義之迹；其遇殖民地之人民，概以帖木兒的經濟之手段施之。既而懲於合衆國之離叛，翻然乃改其圖，始許各殖民地之自治。故彼等領土之廣大者，徵其實事，決非帝國主義者之所謂帝國徒以形成言之也。惟其血脈語言文字無不相同，爲其有真箇之同情，故其貿易自有相互之利益，能聯合而持永久之運命以致無限之繁榮也。

然則英國者使其早醉於武力的虛榮，汲汲縱橫於大陸諸邦，豈能致今日之廣大乎？今日雖云廣大，然將來爲其國旗與武力之光榮，面留各殖民地之不利與危險，以失其同情之感，則將來大英帝國之存在與否，實他日之一問題也。

而今日彼志揚巴林勃勃之野心，將繼比德志士列利之衣鉢，率此平和的大國民，沈湎於軍國主義帝國主義之惡酒，以履古來之武力的帝國滅亡之轍；吾深爲此

有名譽之國民所太惜也！

然此急功名之軍人政治家，逐奇利之投機師，猶可恕也。至若具特出之智識與學術，於國民之心靈的教育，有無限之責任之文士詩人，胥率而唱道武力之膨脹，實可痛之極也！如英國之其布林達賓列，其最甚者。

彼等野獸的愛國者爲逞其野心，而自贊美曰：國旗之光榮也，偉人之勳業也，國民的思想之喚起也，孰不以生於些須路羅之英國爲幸也？孰不崇拜其志耶列路之功績也？一爲擴張我帝國數千里之版圖，一則以雪加母之國恥，以蠻野橫悍之俗，而代之文明平和。故帝國主義者，於野蠻人則討伐之，殲滅之，以布飾和平之治也。嗚呼！帝國主義之生命活力，唯在蠻人存在之期間乎？亦如獵夫之生計，惟在其附近山野之飛鳥與走獸乎？帝國主義果其如此乎？

南阿已平定矣，試問羅志更於何處而再求南阿歟？斯唐旣征服矣，試問其志耶列路更於何處而求斯唐歟？至若討伐蠻人者，彼等不知大失其國旗之光榮也，消滅

其國民的思想也，污壞其偉人之勳業也。果若是者，豈帝國主義前途之佳境歟？

若其布林達與賓列者，惟以大言壯語煽起國好戰之心而已，其思想不暇他及也。自吾視之，大類於兒戲也，真箇希社會文明之進步與福利者，豈若是哉？

## 第六節

自前所述者而攷察之，所謂帝國主義之現在與將來，不難知也。彼之愛國心，如此其卑也；其軍國主義，其如此其惡也；而本是以行其政策，其結果不至於墜落與滅亡而不止也！

彼等之所謂建設大帝國者，非必要，實慾望也；非福利，實災害也；非國民的膨脹，實災害也；非國民的膨脹，實少數人功名野心之膨脹也；非貿易，實投機也；非生產，實強奪也；非栽植文明，實壞滅他人之文明是也；豈社會文明之目的耶？是豈經營國家之本旨耶？

勿言爲移民也，移民非擴張領土之必要也；勿言爲貿易也，貿易亦非擴張領土之必要也；擴張領土之必要者，惟軍人政治家之虛榮心，惟投機師趁金鑽及鐵道之私利心，惟供軍需所用之商人之壟斷心而已！

夫國民之尊榮幸福，決不在領土之偉大，而在道德程度之高；決不在武力之強盛，而在理想之高尙；決不在軍艦兵士之多，而在衣食生產之饒。英國昔日之尊榮與幸福，而能撫有強大之印度帝國者，是時也，果有一些斯比亞者在歟？果有一加拉伊路者歟？果誰歟？其自欺乎？抑亦欺人乎？

沙亞羅巴德莫利耶路氏曾評俾斯麥曰：「彼蓋誤以德國爲大，而以德國之人民爲小也。不知僅以領土之偉大，而與國民之偉大者，乃反比例也。彼等之欲建設大帝國者，惟其武力之膨脹也，野獸的天性之膨脹也，彼等但富其國，而貧其人民也；但強其國，而弱其人民也；但光輝其國威，而衰敗墜落其人民也。故曰帝國主義者，其國大，其人小，國民既小矣，而國家豈能獨大乎？如其大也，不過一時之

泡沫耳，空中之樓閣耳。沙上之爪印耳！罡風忽起，霧散雲消，是古來歷史之所獨照也。哀哉！世界列國，競向於若此之泡沫的膨脹力，而自趨於滅亡，不自知其危險也！

我日本之今日亦此主義狂熱達其極點之時也，擴張十三師團之陸軍，三十萬噸之海軍，增大臺灣之領土，遣派軍隊，干涉北清之事件，以揚其國威與國光；軍人之胸間，裝飾無數之勳章，衆議從而贊美之，文士詩人從而謳歌之，而是等之武力，有幾何之關係於我國民者乎！有幾何之福利與我社會者乎？八千萬圓之歲計，不數年則三倍之。經營臺灣者，自占領以來，奪去內地一億六千萬之費，二億之債金，條爾消失，而財政日益紊亂。輸入者益超過之，政府遂不能不增稅；以增稅之故，於是市場益困迫，風俗益頹廢，罪惡者亦日加增。而改革社會之說，則嘲罵以迎之；教育普及之論則冷笑以遇之。國力日竭，民命日蹙，若是之境，果從流而忘反；則數年之後，吾恐東洋之君主國，有二千五百年之歷史者，殆如黃梁之一夢

也！嗚呼！是非我日本帝國主義之功果歟？

吾敢斷言之曰：帝國主義之政策，爲少數之慾望，而奪多數之福利者也；爲野蠻的感情，而沮礙科學的進步者也。殲滅人類之自由平等，戕賊社會之正義道德，破壞世界之蠱賊也。

### 第三章 結論

嗚呼！二十世紀之新天地，吾人果如何經營而求其完全歟？吾人欲世界之平和，而帝國主義則擾亂之也。吾人欲自由與平等，而帝國主義則破壞之也。吾人欲生產分配之公平，而帝國主義則激成之而使之不公也。文明之危險，實莫大焉！其奈之何！

是非吾之私言也，去歲『紐約瓦德』新聞以『二十世紀之危險』爲命題，而徵求歐美諸名士之意見，答之者無不以軍備主義與帝國主義之可恐爲言。呼列的利巴



尼林曰：將來政治上之危險，惟在歐洲列國，蓄積軍隊兵艦及軍資之過甚。其結果也，即誘彼等之統治者及其人民，而爭羈權於亞細亞及阿非利加之野而已。桑希爾曰：二十世紀之危險者，中古之思想反動的興起之軍國主義是也。加伊路巴路志曰：最危險者莫若軍國主義矣。加路布拉因德曰：最危險者，帝國主義也。

然則帝國主義之可忌可恐者，亦猶耶斯德之流行也。其所觸者，不至滅亡而已。彼之所謂愛國心者實病菌也，所謂軍主國義而實傳染之媒介也。蓋自十八世紀之末，法國革命之大清潔法者，掃除歐洲之敝惡，幾將歸於湮沒。自後英國三十二年之改革，法國四十八年之革命，意大利之統一，希臘之獨立，皆所以防禦此時疫也。而其間若拿破崙若美的路易若俾斯麥輩播布此病菌於天地之中，至今日而又發生者也。

至於今日，此愛國之病菌蔓延於朝野上下之間，而帝國主義的耶斯德傳染，於世界列國，不盡毀破二十世紀之文明而已。有忘改革社會之健兒，以國家之良醫

自任之仁人志士，非乘時奮起而急救之，共忍袖手默視耶！

然則果如何計以應今日之急症也，曰：無他，惟更向社會國家再施其大清潔法。質而言之，開始世界的大革命之運動耳。變少數之國家為多數之國家，變海陸軍人之國家為農工商人之國家，變貴族專制之社會為平民自治之社會，變資本家橫暴之社會為勞動者共有之社會，而後以正義博愛之心而壓其偏僻之愛國心也，以科學的社會主義而亡其野蠻的軍國主義也，以布拉沙呼德之世界主義而掃蕩刈除掠奪的之帝國主義也：是數之之必要也。惟能如此，而後吾人始得改造此『不正』『非義』『非文明的』『非科學的』現時之天地也。而後可期社會永遠不進步人類全般之福利也。如其不然，則趁此今日之趨勢，以放任而漫不加省，則吾人之四圍，惟百鬼之夜行要；吾人之前途惟黑暗之地獄也。志士仁人，能禁口如寒蟬如仗馬

哉

[ General Information 本信息由OnlyDown 1.6秋意版生成 ]

书名= 帝国主义

作者= 述水秋德幸日

页码= 87

ISBN=

SS号= 11348221

dxNumber=000005688812

出版时间= 1927年

出版社= null

定价:

试读地址=<http://book.szdnnet.org.cn/views/specific/2929/bookDetail.jsp?dxNumber=000005688812&d=0EFDBD7AA91837355575E1D9046A0326&fenlei=040111#ctop>

全文地址=[1ef2bb99ab20680dd8bf3722232acf5a/img10/16A26A349BEB783ED1AE8D945A0C7DB75B8D6ACD90180A3A101853F7E41074FBCED28E18EC1B40AB53C9779FE4B7357983AF2F19E1005122F6429D40C3042E36A5BD58EC90A930B112232D0689FE4A6006B2423EF4ADA394F6B1986609ED8819983034DFA72151E051258484AD2CB1A0B67D/b60/qw/](http://1ef2bb99ab20680dd8bf3722232acf5a/img10/16A26A349BEB783ED1AE8D945A0C7DB75B8D6ACD90180A3A101853F7E41074FBCED28E18EC1B40AB53C9779FE4B7357983AF2F19E1005122F6429D40C3042E36A5BD58EC90A930B112232D0689FE4A6006B2423EF4ADA394F6B1986609ED8819983034DFA72151E051258484AD2CB1A0B67D/b60/qw/)